
秘鲁亚马逊地区的土著人： 中国投资者需要了解的事项



秘鲁亚马逊地区的土著人：中国投资者需要了解的事项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PERUVIAN AMAZON: WHAT CHINA NEEDS TO KNOW

This is a collective work. 本出版物为集体合作的成果。

With the support of: 以下机构为本出版物提供了支持：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 American University 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Accountability (CTEA) 跨境环境责任中心

Law,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DAR) 秘鲁权利、环境和自然资源协会

Regional Group on Financing and Infrastructure (GREFI) 金融和基础设施拉美区域组织

Regional Coalition for Transparency and Participation 透明和参与（拉美）区域联合组织

编辑：

Law,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DAR)

Calle Cartagena N° 130, Pueblo Libre, Lima, Perú

Phone numbers: (511) 340-3780 | (511) 340-3720

电子邮件: dar@dar.org.pe

网站: www.dar.org.pe

Translated by: 翻译：

China Dialogue 中外对话

设计、排版、印刷：

Nauttica Media Design SAC.

Calle Las Malvas N° 163 Dpto. 401 Urb. Los Recaudadores, Salamanca, Ate, Lima - Perú

Telephone: 511 - 6921503

电子邮件: info@nautticamedia.com

网站: www.nautticamedia.com

引用建议：

Lima: DAR, 2022, 91页

第二版：2022年9月

秘鲁国家图书馆保存编号为N° 2022-09869

The total or partial reproduction of this document, its computer processing, its transmission by any form or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by photocopy or others is allowed, with the necessary indication of the source when it is used in publications or diffusion by any means.

允许全部或部分复制本文档，对其进行计算机处理，以任何形式或手段（电子、机械、影印或其他方式）进行传播。在出版物中使用或以任何方式传播时，必须注明出处。

This publication has been produc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Rainforest Foundation Norway. This publication's contents are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s and can under no circumstances be regard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points of Rainforest Foundation Norway.

本出版物得到了挪威雨林基金会的支持。出版物的内容完全由出版物作者负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代表雨林基金会的观点。

Made in Peru.

秘鲁出版

秘鲁亚马逊地区的土著人： 中国投资者需要了解的事项

手册编写人员：

NATALY CRUZ-CASTILLO

ELIZABETH DUNCAN

ISABELLA GENTA

CLARISSA KROEGER

EUN SOO KWON

YORDANOS MOLLA

TIMI ANGELA OROMONI

EVA REEVES

LARISA SALAZAR

SOFIA SCHMIDT

JEFFREY YAO

附件编辑人为DENISSE LINARES



致谢

我们感谢跨境环境责任中心（Center for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Accountability）执行主任张兢兢与我们合作编写本手册。她为手册内容提供了方向和指导。我们还要感谢DAR（权利、环境和自然资源协会）的Denisse Linares，她提供了秘鲁土著人法律地位的相关资料。有了她的一手资料，初期研究的空白才得以填补。最后，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教授学院导师Judith Shapiro博士，她在为整个编写过程中提供了指导，并对手册提出建设性的反馈以及提供编辑审核。没有他们的协助手册将无法完成。我们希望，这个项目既能帮助到受投资项目影响的土著人社区；也能为投资者提供有用的信息，投资者在陌生地区工作时，往往对所遇到的法律和社会约束束手无策。

执行摘要

中国和秘鲁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当时中国工人和日本、东印度移民一起以合同工的身份去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此后，拉美与中国的关系一直保持稳定。2009年秘鲁签署了《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自《协定》生效以来，秘鲁对中国的出口总额已达到760亿美元。2019年，秘鲁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美洲与亚洲的一体化。秘鲁对于中国的关系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但同时也担心这些发展会影响土著人及其生活方式。

目前，秘鲁约有400万土著人，分布在55个不同的土著人群中。他们居住地的基建发展对其群体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考虑到上述问题，手册提供了生活在秘鲁的土著人群体的背景资料，通过举例来展示他们的多样性和传统特性。更重要的是，投资者必须了解土著人的独特地位以及他们对秘鲁丰富遗产的贡献。手册将从宏观层面阐述赋予土著人特殊权利和保护的法律框架，研究联合国着重于可持续发展和维护人权的多边协议。手册还将讨论保护土著人生计及其居住地的区域法律框架所规定的权利，以及规定了秘鲁土著人领土法律的国家一级法律框架。

手册中还介绍了四个中国投资项目与土著人群体有关的案例，分别是亚马逊航道项目、拉斯班巴斯铜矿、库斯科附近的58号区块天然气田以及两洋铁路一体化走廊。这些项目中公司和土著人群体存在可能会持续演变的冲突，因此，我们就如何解决这些冲突提出了建议。

手册为有计划在这些地区进行开发和开采项目的中国投资者提供入门指南，指导他们如何以遵循道德规范和以长期居住在秘鲁亚马逊地区的土著人合法权利为本的方式开展工作。对于保持和发展中国和秘鲁之间和谐互利的关系，这一认识是必不可少的。



目录

第08页、前言

第11页、秘鲁土著人

第25页、中国人-秘鲁人之关系

一个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全面概述。全面介绍了中国和秘鲁几十年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

第31页、法律框架

从国际、区域和地方的角度审视保护土著人民及其周围环境的框架。

第48页、案例

第67页、意见、建议和下一步行动

编写指导：

张兢兢律师，跨境环境责任中心
Judith Shapiro博士，学院导师



前言

本手册将探讨秘鲁的原住民社区是如何受到投资和发展项目的影响，尤其是由中国出资的项目。手册旨在帮助中国读者了解外部投资者在土著人声称是其家园的领土上提出和实施项目时所遇到的特殊法律和文化挑战。由于中国人对土著人这一概念还比较陌生，因此在土著人土地上开展项目的冲突往往令中国投资者感到意外。此外，许多土著人群体主张与自然和非人类世界有独特的联系，其中一些信仰体系开始在拉丁美洲的法律体系中得到承认，并使用“对自然权利（rights to nature）”和“自然权利（rights of nature）”等术语。理解这些法律概念的基础尤为重要，并还可能从中得到启发。

本手册由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的研究生团队撰写，是一个“顶点”实践课程（Capstone Practicum）。同时，手册也是应中国环境律师张兢兢的要求，为其跨境环境责任中心编写。该中心正在与DAR合作，对亚马逊航道项目进行法律倡导。中国出资的这一项目计划疏浚亚马逊的部分地区以改善航运，但对于自然环境和当地土著人来说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同时，DAR也分析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石油）主导的在库斯科南部58号区块的丛林天然气钻探项目的环境社会影响。我们编写这本手册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帮助那些想要确保项目遵守现有法律框架和符合长期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相关人士，也是为了给未来的项目选择提供信息，确保项目只有在与最了解土地的土著人充分协商和支持的情况下才进行选址和实施。

手册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秘鲁的土著人群体，包括他们的历史、社会结构、文化和生活方式。手册还举例说明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如何受到投资和发展项目的影响，并详细介绍了土著人群体为制止剥削其土地和维护其权利所做的各项努力。



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中国人-秘鲁人的关系，从殖民时代到“一带一路”，包括中国人移民秘鲁，以及外交和经济关系。

第三部分，解释了与土著人权利相关的法律框架，特别是秘鲁的情况。法律框架分为三个层面：国际、区域和国家。

国际法律体系包括《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里约宣言》、《21世纪议程》和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

区域法律框架包括由美洲国家组织管理的宣言，美洲国家组织是西半球国家为加强整个区域的和平与合作而成立的机构，制定并颁布了该区域的人权和土著人权利宣言。本节还讨论了涉及此类权利的具体案件。

国家一级包括秘鲁境内保护土著人和生态权利的法律框架。本节还包括中国的历史和对秘鲁的投资概况，还介绍了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等邻国政府所承认的国家一级的“对自然的权利”和“自然权利”的法律概念。

第四部分，介绍了中国出资项目与土著人群体发生冲突的案例和事例，包括中国水电集团提供一半资金的亚马逊航道项目；MMG部分所有的拉斯班巴斯铜矿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出资的58号区块天然气项目；以及拉美开发银行出资的两洋铁路一体化走廊，未来可能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手册的最后章节为结论和建议，对中国目前在秘鲁的发展进行了思考，这些发展活动已经影响到了土著人。



Persnickety的照片Unsplash上的照片

第一部分

秘鲁的土著人

“土著人”一词指的是一个地区最早的原始居民。这一术语将他们定义为“与特定土地的联系，这些土地因工业经济和他人的入侵，而对其传统领土造成流离失所和定居的不利影响”（“第一民族与土著人研究项目”，日期及出版商不详）。土著人有很多不同的群体，但他们通常都有着殖民主义历史，并为保持自身的文化特性和在现代社会冲击下生存而努力。

相比之下，“少数民族”通常被定义为“生活在大多数人来自不同种族或民族的国家或地区的特定种族或民族”的人群(剑桥大学，日期及出版商不详)。根据联合国的定义，少数民族群体：

“……在数量上少于其他人口；他不处于主导地位；他的文化、语言、宗教或种族与大多数人的文化、语言、宗教或种族不同；其成员有意愿保持这些特性”（联合国，2018年，第97页）。

少数民族与土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一定是这片土地上的原始居民。土著人占秘鲁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在大约3000万的秘鲁人中，有400多万是土著人(IWGIA)。他们属于55个不同的群体，说着47种不同的语言(IWGIA)。土著人群体有着不同的分类，被归为亚马逊丛林人或安第斯山地人(BDPI)。在秘鲁，农民社区和土著人社区之间有着名义上的区别，前者包括居住在安第斯山脉的克丘亚社区和其他社区，后者则居住在亚马逊地区。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尽管这两个群体在国家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与土地的文化联系也得到承认，但在法律上是有区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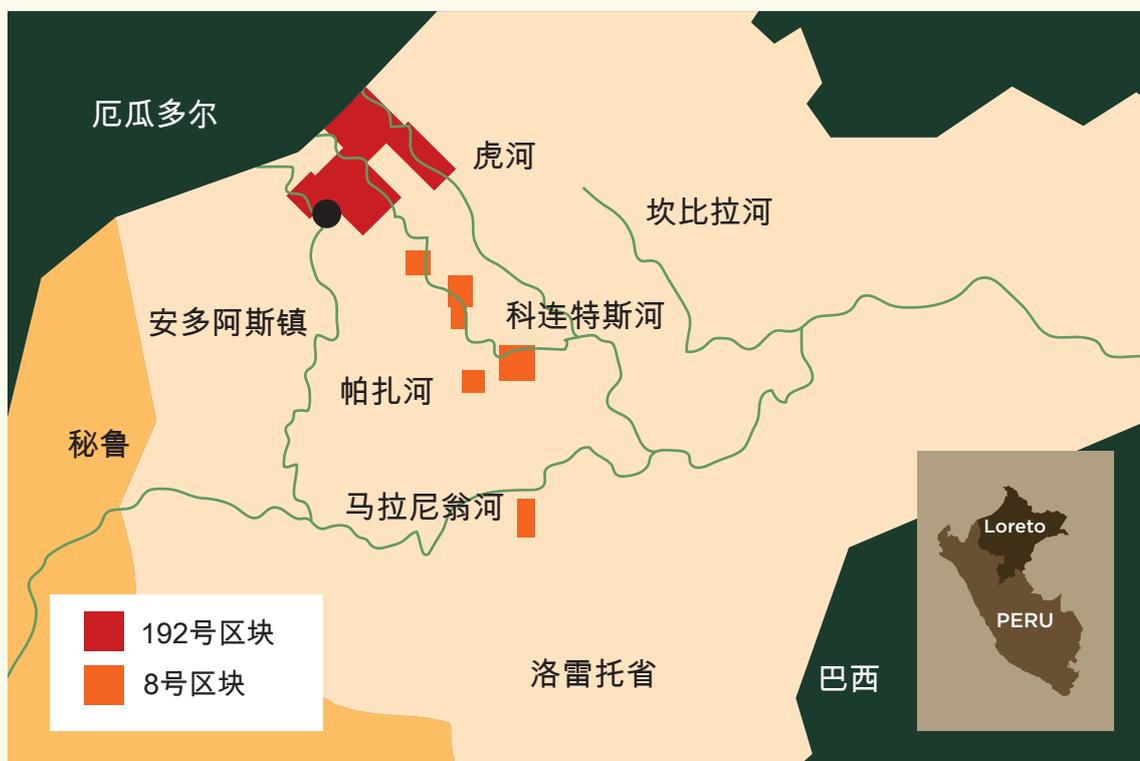
手册仅介绍了几个主要土著人群体的背景资料，让读者对他们深厚的文化差异和悠久的传统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并了解他们与土地的关系以及指引他们使用资源的信仰。首先，本章节讨论了土地所有权方面的普遍问题，这些问题是土著人与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外来者之间诸多冲突的根源。本章节还介绍了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这一关键概念本应适用于外来者在土著人土地上的活动，但往往存在执行不力的问题。第三个关键概念是与世隔绝的群体，他们是与现代社会鲜有或没有互动的土著人群体。这些群体特别容易受到他们没有免疫力的疾病的影响，而且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都非常珍贵，但却面临着威胁。

土地所有权

对许多土著人社区来说，证明合法的资格或所有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土地上的存在早于现代法律制度，因此往往得不到承认。在一个案例中，洛雷托省新安多阿斯的克丘亚村庄（下图）成为了石油公司的建筑工地，对石油公司来说这个地区就是简单地称为192号区块（路透社，2018年）。秘鲁政府将土地视为“国家财产”（乐施会，2016年），并拒绝与社区协商。土著人无法获得其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这让秘鲁政府得以开发他们的土地，192号区块成为了秘鲁最大的油田（Zaitchik，2017年）。虽然新安多阿斯的克丘亚人曾要求获得其领土的所有权，但他们得到的只是不足350万秘

鲁索尔的补偿，相当于约100万美元（乐施会，2016年）。

土著人的土地权利继续受到秘鲁政府的挑战，政府试图将Kugapakori Territorial Reserve Nahua Nanti(RTKNN)的法律地位从“领土保留地”变为“土著人保留地”。2003年的一项最高法令，保障了RTKNN的领土保护，使其免受外部开发和经济活动的影响。然而，这一保护正面临着威胁，一旦变为“土著人保留地”，如果政府认为是出于“公共需要”，今后就会允许在这片土地上进行资源勘探（DAR，2019年）。



洛雷托省地图。来源：The Intercept（Zaitchik，2017年）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是一项旨在保障所有土著人权利的特殊权利，并得到2007年《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承认。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赋予土著人社区就影响其社区和生计的基建项目进行协商的权利。然而，该公约却遭到土著人群体的批评，因为公约没有给予他们对可能严重影响其生计的项目的否决权，而且公约也没有明确规定哪些群体有资格称为土著人。公约应该允许土著人对可能影响他们或其领土的任何活动或项目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粮农组织，2016年）。此外，即便土著人社区已经表示同意，他们也可以在活动进行的任何后续阶段选择撤回这一决定。这样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才能让土著人社区有能力监督和评估在其领土上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并保护他们免受潜在的损害。自由、事先和知情同

意还允许土著人社区谈判在其领土上设计、实施、监督和评估活动的条件（粮农组织，2016年）。当土著人的权利、生存、尊严和福祉受到其领土上的活动影响时，就需要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支持。根据《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19条，“各国在通过和执行可能影响土著人的立法或行政措施之前，应通过土著人自己的代表机构与相关的土著人真诚协商和合作，以获得他们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联合国，2007年）。然而，对于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并没有明确的共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涉及土著人社区的活动都需要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另一些人则认为，只有至关重要的事项才需要获得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Portalewska 2012年）。

与世隔绝的群体

与世隔绝的群体是指与社区外的世界没有联系的土著人。全球大多数土著人生活在亚马逊地区（生存国际，2019年），包括秘鲁的一些偏远社区。许多群体是为了避免疾病、避免环境被开发、保护自身文化不受外来影响，而有意避免与外界的联系。在秘鲁，这类土著人主要生活在马德雷德迪奥斯、乌卡亚利和库斯科地区的森林中。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他们应该说的是帕诺语系方言。他们生活的地区蕴藏着宝贵的资源，因此石油和矿业公司对他们的土地虎视眈眈，让他们这个群体更容易受到伤害。

外来者对与世隔绝的土著人群体造成伤害的事例有很多。一个例子是1970-1980年，商业公司和传教士与居住在丛林中的约拉土著人接触后，导致他们中的很多人死于疾病（Bedoya，2004年）。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2012年，加拿大石油公司太平洋E&P开始在巴西边境附近的亚马逊丛林中居住的马特斯人的土地上进行勘探。在土著人组织的压力下，该公司于2017年退出（生存国际，2017年）。与世隔绝的土著人群体得到了保护。2017年12月，一个多部门委员会承认了“与世隔绝的土著人群体的存在”（Hill，2018年出版社不详），该

委员会代表了秘鲁经济和财政部、发展和社会包容部、中央储备银行、国家银行以及银行、养老基金和保险监管机构（BBVA小额信贷基金会，2014年）。秘鲁政府在亚马逊地区建立了两个保留地，分别是Yavari-Mirin和Yavari-Tapiche，专门为与世隔绝的土著人群体提供保护。这一进程历时多年，还要归功于诸如亚马逊土著人发展中心等土著人宣传组织的努力。

与世隔绝和初步接触外界的土著人也受到来自外界的威胁。由于秘鲁政府试图改变RTKNN的法律名称，保留地将向经济活动开放（DAR，2019）。因此，秘鲁丛林发展种族间协会提出了保护保留地的请求。下文将介绍的是不属于“与世隔绝”类别的其他几个土著人

群体，即克丘亚人、阿沙宁卡人和阿瓜鲁纳人。他们只是在秘鲁发现的众多土著人族中的一小部分。

其他土著人群体包括阿丘雅人、艾马拉人、西皮沃人、和万比萨人以及马奇根加人(国际少数人权利团体)。他们中许多人的家园都经历过资源勘探开发。亚马逊地区的马奇根加人遇到了一个国际石油公司支持的Camisea天然气项目的，石油管道多次泄漏到他们的土地上（Hearn，2007）。在另一起案例中，西皮沃人在秘鲁宪法法院赢得了对金矿开采商的诉讼，法院确认土著人有权决定谁能使用土地（生存国际，2012年）。秘鲁的土著人族非常多样化，手册将重点介绍克丘亚人、阿沙宁卡人和阿瓜鲁纳人。



克丘亚人



照片：秘鲁安第斯通讯社

秘鲁最大的土著人群体之一是生活在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克丘亚人。克丘亚人约占秘鲁土著人口的80%，约有340万人（IWGIA）。克丘亚人主要居住在山区，已一部分人口向城市地区迁移（秘鲁文化部）。虽然克丘亚语被用来区分这一群体和其他土著人群体的工具，但秘鲁政府明确规定，语言不应成为土著人唯一的标识，也不是界定土著人的“必要条件”（秘鲁文化部）。1960年代末，在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领导的军政府时期，用于描述克丘亚族和大多数土著人群体的术语从indio(印第安人)转变为campesino(农民)，当时政府开始按阶级而非族裔背景对土著人群体进行分类（Saroli，2011年）。

克丘亚人将他们的西班牙裔前社区组织（称为ayllu）发展成一种被称为“comunidades campesinas”或农民社区的集体和领土组织形式（Saroli, 2011年; Skar, 1988年）。秘鲁文化部表示，根据1970年《农村社区法》，这些集体组织的领导层每两年民主选举新的领导人。他们负责管理集体事务，保持与国家政府的联系和沟通。社区领导层由8至14个职位组成，包括主席、秘书、财务主管和社区检察官。社区领导必须响应社区大会的要求，社区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拥有最高决策权。这些社区对其领地拥有集体所有权，并允许成员在土地上种植作物和作为牲畜的牧场。许多克丘亚族社区通过省级或地区当局将地方到全国的社区协会和组织联系在一起（秘鲁文化部）。

克丘亚人又细分为Cañaris、Chankas、Chopccas、Huancas、Huaylas、Kana及Q'eros等。在印加帝国时期，他们并没有中央政府。殖民主义使他们的社区组织发生了变化，西班牙人强迫他们在“印第安人村庄”定居，以便将他们同化到西班牙的管理形式中，以实现对其政治和社会的控制。如今，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由“varayoqs”（穿着传统刺绣的人）组成的地方组织体系（BDPI）。这个体系包括社区成员的职责，他们可以照料田地、举行仪式和担任政治职务。尽管受到殖民主义的影响，克丘亚人仍然保留了许多文化元素，并继续通过音乐、舞蹈、宗教和医疗方式等仪式来保存自身的文化（Coombs 2011年）。

语言

在南美洲至少有七到八百万人说克丘亚语，其中三百万人居住在秘鲁（Rivera）。克丘亚语是秘鲁使用最广泛的土著人语言（IWGIA）。这门语言至少有九种方言，分为两类：以地理位置为代表的克丘亚一和克丘亚二。第一类语言的土著人生活在秘鲁中部，第二

类则在北部和南部地区。然而，由于殖民主义的影响，这门语言的延续面临着挑战。地图显示了秘鲁以克丘亚语为母语的地区。来源：秘鲁人口普查（秘鲁：2013年按地区分列的母语人口分布情况）。

殖民主义的影响和为恢复克丘亚文化所做的努力

1532年至1821年统治秘鲁的西班牙人对土著人实施暴力殖民，导致了克丘

亚族人口的减少（Peru Information）。此外，由于克丘亚语主要是一门口

语，秘鲁亚马逊地区的土著人：中国投资者需要了解的事项书面记录很少。由于社会压力，土著人群体很难保存其语言。以克丘亚语为母语的人通常不会教年轻的家庭成员阅读和书写，甚至不说这门语言。在1900年代初约有60%的克丘亚人讲克丘亚语，到2000年代初这一比例下降到只有15%（BDPI）。教科文组织已宣布克丘亚语在秘鲁的某些地区是尤为脆弱，甚至是濒临灭绝（世界银行，2014年）。近年来，一些克丘亚人自发组织起来，在学校里教授他们的语言和土著人文化（Huaman和Valdiviezo，2014年）。秘鲁政府为讲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的人开通了专门语言的热线，让讲克丘亚语的人更容易获得帮助（Saroli，2011年）。还有人提议修改秘鲁宪法，设立“普诺省南部克丘亚语和艾马拉语的自治区”（Saroli，2011年，第325页），宣布土著人语言为该地区的官方语言，并规定“国家有义务保护和宣传这些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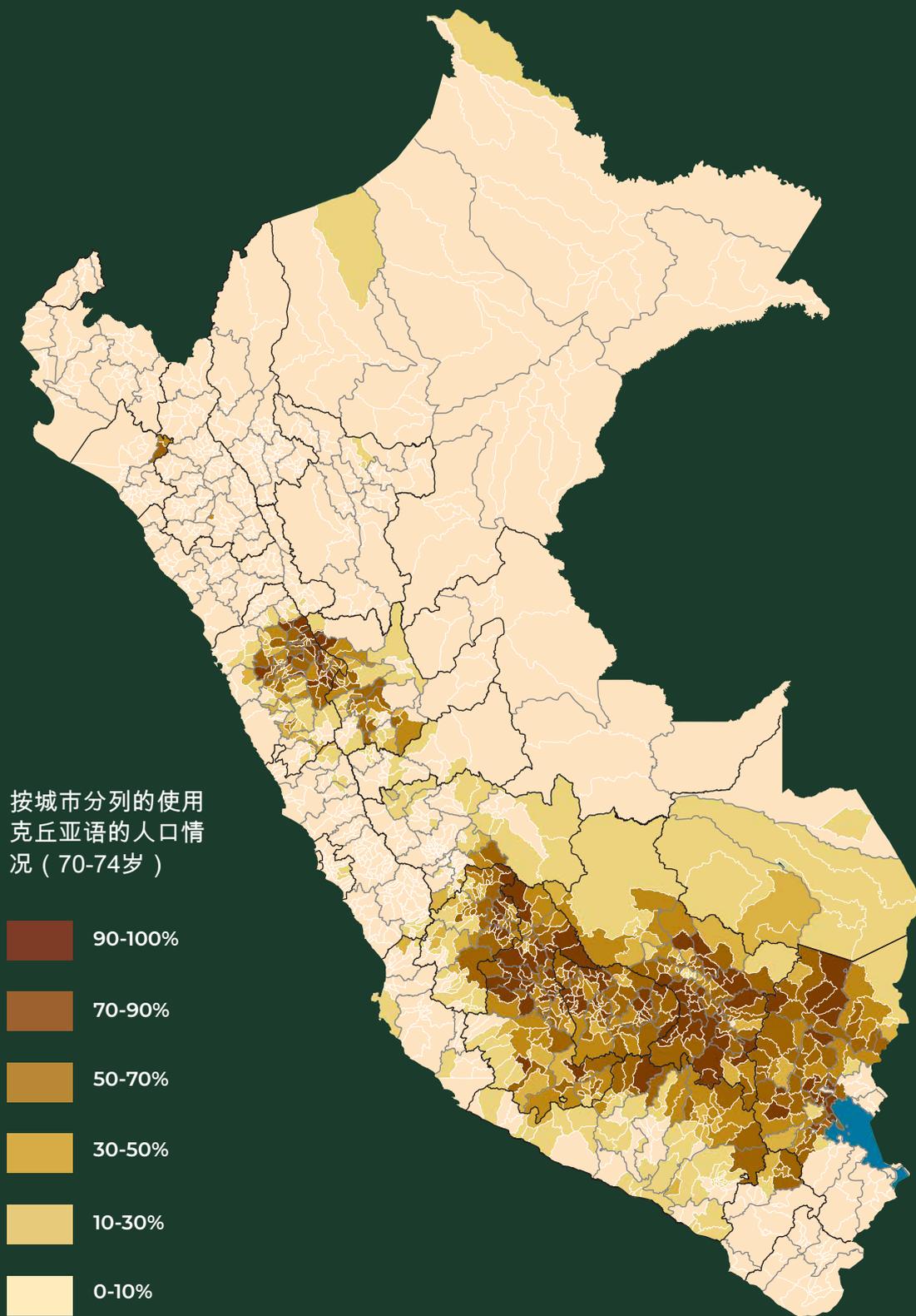
言”（Rousseau和Dargent，2019年，第171页）。

殖民主义的残留是秘鲁媒体对土著人进行种族主义描述以及土著人普遍缺乏代表的原因。大多数电视制作人都是欧洲血统，塑造的角色主要是白人。当电视节目中出现土著人角色时，这些角色往往受到嘲笑，并穿着将所有土著人同质化的刻板印象的服装。土著人的角色通常由浅色皮肤的非土著人演员扮演（Pagón-Teitelbaum，2012年）。克丘亚人一直为争取在秘鲁社会中的地位而努力，并在近年取得了一些积极的变化。2016年，一家全国性的新闻广播公司用克丘亚语播出了一档名为Nuqanchik（我们所有人）的节目（Collyns，2016年），旨在增加克丘亚语在媒体中的曝光率（半岛电视台，2018年）。这个平台为被主流媒体忽视的克丘亚人提供新闻资讯。



照片：秘鲁安第斯通讯社

使用克丘亚语的人口情况 (70-74岁) (2007年人口普查)





照片：秘鲁安第斯通讯社

克丘亚人和大自然

自然环境在许多原住民文化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对克丘亚人来说，“pachamama”、“Apus”和“mamacocha”（分别意为大地之母、山丘之灵和水之母）被认为是超自然的存在（BDPI）。克丘亚人在进行仪式和神术治疗时通常会求助于这些神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克丘亚人在其土地上遭到了资源剥削，尤其是石油钻探，对人们的健康和生活环境造成了有害的影响，污染的废水和原油被排入河流，污染了水系（乐施会，2016

年）。如上文所述，秘鲁最大的亚马逊雨林地区洛雷托极易受到石油开采的影响。克丘亚人的土地和资源被开采，2017年，他们对此进行了抗议。与其他土著人群体阿丘雅和基须亚一起，他们向秘鲁政府施压，要求签署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协议，该协议规定土著人有权就其土地上的活动、场地清理、向受污染影响的群体提供卫生保健服务等事项进行协商（Land Rights Now）。



来源：(Only Peru Guide)

阿沙宁卡人

阿沙宁卡人是南美洲最大的土著人群体之一，其名字意为“我们的亲属”或“我们的伙伴”。他们也被称为“Campa”，源于克丘亚语“thampa”，肮脏的意思，被认为带有贬义（Salles-Reese）。他们被认为是前印加人（公元1200年以前），人口约在10,000到50,000之间（Pimenta, 2005年），这个数值区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阿沙宁卡社会特有的迁移性。大部分阿沙宁卡人居住在秘鲁，但在巴西也有一些。大多数阿沙宁卡人通过咖啡、胭脂树和可可种植等农业活动，以及出售木材、打猎和捕鱼来营生。阿沙宁卡人的信仰体系与自然界、萨满教和对土地神灵的信仰紧密相连。（Buesst, 2016年）。



COMARU摄影档案馆

管理方式

最初，阿沙宁卡人的土地权受制于父母的关系，但今天，根据CARE的说法，每个社区“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结构，每个成员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可以使用整个领土上的资源和空地”。他们有自己的社区政府结构。

三个分支机构分别是董事会、自卫委员会和大会。自卫委员会处理安全职能和制裁，而董事会负责运作活动，并在秘鲁政府或其它组织面前作为该团体的代表（CARE）。

阿沙宁卡语言被认为是前安第斯阿拉瓦克语系的一部分 (Pimenta, 2005年), 是南美洲最大的语言体系, 包含数种方言。它是阿沙宁卡人的官方语言, 在一些地区与西班牙语并列。大多

数人都只会说一门语言, 直到上学后学校进行西班牙语教学。尽管如此, 阿沙宁卡人的识字率也只有10%到30% (Salles-Reese, 日期不详)。

殖民主义的影响

阿沙宁卡人以富于攻击性著称, 并在西班牙殖民期成功地捍卫了自身的土地和文化。1595年, 西班牙殖民者与阿沙宁卡人有了第一次接触,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时间里传教士多次遭到

阿沙宁卡人的打击, 西班牙人几乎没有成功征服过他们。在下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阿沙宁卡人的领土一直不为人知, 西班牙殖民者也无法进入 (Pimenta, 2005年)。

暴力时期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 阿沙宁卡地区是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与秘鲁武装部队之间的战斗地点。在冲突的大部分时间里, 阿沙宁卡人被游击队统治, 族群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失 (Pimenta, 2005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03年公布了调查结果, 估计有6000名阿沙宁卡人被杀, 10000人失踪, 5000人被光辉道路俘虏, 40个社区不复存在 (Buesst, 2016年)。在暴力的重创之下, CARE (Asháninka Central of the Ene River) 在1993年成

立, 旨在“建立一个政治工具来组织恢复被遗弃的领土, 并重建他们的生活”。CARE代表了埃内河流域的18个阿沙宁卡社区和33个附属社区。自2005年以来, CARE的工作重点一直是“根据公正、公平、团结、创新和尊重埃内河流域土著人社区背景和技能的原则, 通过管理和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CARE)。暴力冲突打乱了阿沙宁卡的传统社会组织形式, 他们从生活在森林中的大型游牧家庭群体转变为生活在固定的定居点。

阿瓜鲁纳人



DAR摄影
档案

阿瓜鲁纳人是亚马逊河上游的一个土著人族，以秘鲁北部的保护林区——奥拓马约地区为中心。阿瓜鲁纳人的起源不明，但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奥拓马约地区和奥拓马约森林一带的永久定居点一直被用作狩猎区。大多数阿瓜鲁纳人的居住地都在低地和较低的高地，沿河流和较小的支流分布（布朗，2007年）。阿瓜鲁纳人基本上都是靠河水为生，房屋都集中在河岸边，乘坐独木舟和轻木筏是他们典型的交通方式。他们依靠农业、渔业和森林产品的混合经营而生（Siverts, 1972年）。

阿瓜鲁纳人的大部分房屋都是有组织的从而形成了社区。家里的女性通常

不只为住在那里的人准备食物，邻里间的探访和分享是十分普遍的。阿瓜鲁纳社区以家庭和婚姻关系为纽带，在群落内形成了亲属关系网络。亲属关系链一般只会因为过失杀人或长期恩怨而破裂。在社区内，村长被赋予正式的政治权力，他代表社区参加村际会议并与政府机构打交道（Siverts, 1972年）。在印第安人中，阿瓜鲁纳人以凶狠著称，这使得他们直到1950年代末才完全融入秘鲁社会。阿瓜鲁纳人是秘鲁少数几个从未被印加人征服的族群之一。他们以凶狠著称是源于把冒险和英雄主义放在首位的文化价值观（Medina）。对于阿瓜鲁纳男性来说，暴露在危险中



COMARU摄影档案馆

和对死亡的蔑视是珍贵的品德；女性也寄予类似的期望。阿瓜鲁纳社会高度重视自由，他们来去自如。狩猎和战争是他们所追求的，并一起努力践行。阿瓜鲁纳人把社区放在首要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劳动和工作是社区性活动。人们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例如建造或搬家，最后人们共享masateo盛宴，即喝着一种由木薯制成的发酵饮料masato载歌载舞（Siverts, 1972）。

阿瓜鲁纳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秘鲁的主流文化中，并转而种植水稻、咖啡、可可等经济作物。然而，他们也卷

入了许多土地纠纷，与秘鲁政府产生冲突。虽然秘鲁宪法赋予所有在本国领土内出生的人以公民身份，但在获得公民身份方面仍存在许多官僚障碍。对个人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认定条件对于热带森林中的大多数印第安人来说是实现困难的。阿瓜鲁纳人经常要与殖民者打交道，这些殖民者是移民，他们可以获得一块没有产权记录的土地的所有权。阿瓜鲁纳人认为殖民者对他们的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新教和天主教机构在该地区开展活动，并试图提供小学教育，为土著儿童提供西班牙语知识和其他有用的技能（Siverts, 1972年）。



照片：秘鲁安第斯通讯社

第二部分

中国人-秘鲁人之关系

中国和秘鲁的关系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中国工人涌入秘鲁。本章节将深入介绍秘鲁华人的历史，并探讨中国和秘鲁的政治关系及其对中国企业在秘鲁的贸易和经济投资的影响。本章节的最后部分还将概括“一带一路”倡议对土著人和环境的影响。

中国移民：秘鲁华人社区的历史

19世纪中叶，大量的中国人、日本人和东印度移民来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多数中国移民去到古巴、墨西哥、秘鲁和中美洲部分地区（Hu-Dehart, 1995年）。非洲奴隶贸易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增加了中国工人流入秘鲁的数量。1849年至1874年，有超过10万名中国苦力，又称为合同工，代替1854年被解放的奴隶劳工迁移到秘鲁（《19世纪的苦力贸易》2015年）。在英国的统治期间，秘鲁需要廉价的劳动力（Hwang）。英国在1810年终止了对秘鲁的奴隶贸易，是导致秘鲁劳动力有限的原因之一。1839年至1851年期间，政府支付了45万比索，按每个移民30比索的标准补贴移民。在当时，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劳动力来源，时任政府能力相对薄弱，无法保护公民免受海外合同工苛刻条件的影响（Hwang）。1876年，秘鲁的总人口为2,699,160人，统计到的中国人数达到49,956人；然而，被带到秘鲁的中国人中有近半数死于虐待、自杀或过劳。大多数中国工人签订的是八年期的合同，而且都是男性。第一批苦力大多数在沿海收集鸟粪，英国人把鸟粪作为糖和棉花种植园天然肥料。随后，

中国合同工还在种植园里工作（Hu-Dehart, 1995年）。

19世纪70年代，完成合同的中国工人在种植园里工作，一些逃脱的苦力在秘鲁亚马逊地区开垦土地，他们引进了水稻、豆类、糖类和其它农作物（Hu-Dehart, 1995年）。他们帮助建立了亚马逊城市伊基托斯，并在新移民（主要是欧洲人）和土著人之间充当文化中间人。总的来说，秘鲁政府对中国劳工遭到的虐待行为并不在意。但在1874年，秘鲁和中国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结束了贩卖苦力的行为，并给予在秘鲁的中国移民合法身份（Lausent-Herrera, 2012年）。1887年，一个由中国和秘鲁官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视察了种植园里中国工人的生活条件。（Hwang）。

苦力贸易的结束催生了另一个类型的中国移民：商人、工匠和商业雇员（Lausent-Herrera, 2012年）。苦力贸易中的中国合同工是秘鲁华人社区的基础，后来则变成了父母是中国人出生在秘鲁的Tusans（土生），最后形成了混血社区（Lausent Herrera, 2012年）。

秘鲁的中国新移民

1950年至1955年，秘鲁因担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限制了进入秘鲁境内的中国移民数量。但在1981年，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国际上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承认，牵起了新一轮的中国移民潮，他们主要是以游客身份到来的广东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向腐败的秘鲁官员购买身份证而获得合法的身份

(Lausent-Herrera, 2012年)。大多数中国移民都是非法的。生活在秘鲁的中国人有多种的身份。其中一个是中国人与秘鲁人的混血身份，以及“老”华人和“新”华人。根据1993年的人口普查，而开始界定为“新”

中国移民，“新”移民生育的子女通常比“老”移民生育的少。新老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情况也不同；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倾向于独立经营和自由职业 (Lausent-Herrera, 2012年)。

政治关系

中国与秘鲁的外交关系建立于1971年 (Flannery, 2013年)。此后，两国建立了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交流频繁，高调互访。这些互动都加强了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合作。2009年，中国和秘鲁正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10年3月1日生效 (新华社, 2016年)。2015年，双边贸易额创下约15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新华社, 2016年)。秘鲁的自然资源符合中国的“胃口”，双边关系得到加强，使得中国在2011年取代美国成为了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秘鲁总统奥良塔·乌马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伙伴关系。时任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曾告诫拉美国国家不要过于依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指责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秘鲁贸易部长为中国的贸易活动进行了辩护 (Aquino, 2018年)。

然而，当下的一些的问题正威胁着中国与秘鲁的政治关系。最常见的是中国投资者与当地群体的沟通不畅。中国投资者试图根据其经营所在城镇的政治

和社会状况进行调整，偶尔也会向当地政府捐赠资金，用于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以及其他公共产品和服务，但中国企业与当地民众之间的沟通往往很不顺 (Flannery, 2013年)。

中国企业的管理人员往往没有与土著人进行对话；这导致了土著人社区与中国投资者之间的社会冲突急剧增加。土著人群体的不满情绪则让中国与秘鲁的政治关系逐渐放缓，长此以往阻碍了贸易活动的增长。来自贸易经济的数据显示，2013年6月，中国在秘鲁的制造业增速从7.7%降至7.5%。当年，中国企业增长缓慢，再加上秘鲁土著人的强烈抗议，秘鲁总统乌马拉向中国投资者施压，要求他们更加重视抗议民众的诉求。尽管如此，与中国企业相关的抗议示威活动仍在持续 (Flannery, 2013年)。

类型/行业	百万美元									9年贸易数据		年度百分比
	Year 1	2	3	4	5	6	7	8	9	US\$ 百万	%	
汇总	5,579	7,321	7,484	7,858	6,652	7,409	9,445	11,451	13,636	76,835	100%	13.5%
传统型	5,308	6,984	7,128	7,462	6,186	7,106	9,173	11,051	13,123	73,521	95.7%	13.6%
农业	0.9	2.8	5.3	5.1	6.3	18.3	9.2	13.6	10.6	72.1	0.1%	36.1%
矿业	4,395	5,724	6,367	6,289	5,692	6,079	8,117	10,025	11,468	64,157	83.5%	15.1%
渔业	778	1,218.9	755.6	1,109	487.8	950.4	942.3	973.6	1,514	8,730	11.4%	8.1%
天然气和石油	135	37.8	-	58.1	0	58.6	104.1	38.6	130.5	562.7	0.7%	-3.8%
非传统型	270.9	337.4	355.6	396.5	465.9	303.5	271.8	199.5	512.8	3,314	4.3%	11.4%
牲畜	25.6	33.7	60.2	86.4	109.2	81.5	68.4	112.5	151.5	729.1	0.9%	31%
手工业	0	-	-	-	0	0	-	0	0	0	0.0%	0%
木材/纸张	81.8	56.7	52.7	59.8	62.3	56.6	59.7	56.7	52.9	539.1	0.7%	-3.5%
机械金属	1.1	2.9	1.4	3.9	1.2	0.9	1.0	1.7	2.0	16.2	0.0%	20.3%
非机械金属	0.2	1.7	0.7	0.3	1.3	0.3	1.0	1.5	0.9	7.8	0.0%	36.6%
渔业	95.7	169.6	178.3	169.4	228.8	121.3	86.8	128.8	218.1	1,387	1.8%	28.3%
皮革	0.5	3.4	2.1	4.1	4.1	10.6	10.2	8.5	1.2	44.6	0.1%	28.3%
化工	38.2	39.3	31.0	30.6	22.2	9.3	18.5	23.1	30.0	242.1	0.3%	2.3%
钢铁	5.2	9.5	9.9	18.9	5.0	3.5	2.7	3.5	2.7	61.0	0.1%	-6.0%
纺织品	22.4	20.3	19.2	23.0	31.6	19.3	23.4	62.3	52.8	274.4	0.4%	10.0%
其他(珠宝等)	0.1	0.2	0.2	0.2	0.2	0.1	0.0	0.8	0.6	2.5	0.0%	23.1%

表格摘自：秘鲁外贸旅游部对中国-秘鲁自贸协定的研究报告

数据来源：SUNAT

合作：MIMCETUR/DGIECE/DEE

经济关系

秘鲁和中国引领了拉美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1994年，中国和秘鲁签署了两国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保护两国的投资提供了指导，规定了双方政府不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它类似措施”，除非符合投资协议规定的四个条件：“为了公共利益，依照国内法律程序，非歧视性，给予补偿”。投资协定还设立了一个争端处理机制，有6个月的谈判期来解决争端。如果争端未能解决可提交到专设仲裁庭，仲裁小组包括两个国家的成员。在这个临时仲裁法院，每一方当事人都可以指定一名仲裁员，以示平等。如果在6个月内解决了争端，就不需要提交到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常设的仲裁院。

2009年4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秘鲁前副总统路易斯·詹彼得里·罗哈斯签署了《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中国与拉美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全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19年，中国和秘鲁开会研究如何优化自贸区，将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电商等问题也纳入其中，两国政府签署了共同行动计划。2019年，中国和秘鲁重新谈判自贸协定，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基础上加入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和传统知识。在这一进程中，民间社会组织提出诉讼，要求在更新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加入环境章节（DAR, 2019年b）。

根据秘鲁政府的数据，自贸协定生效以来的十年间，秘鲁对中国的出口总额达到76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出口来自渔业和矿业（秘鲁贸易和旅游部，2019年）。中国进口额则增长了12.9%，总金额达到730亿美元。中国一直是秘鲁进口的主力国家，秘鲁整体进口中的12%来自与中国，主要是原材料（15.3%）和消费品（13.4%）（秘鲁贸易和旅游部，2019年）。尽管两国贸易往来强劲，但秘鲁政府由于扩大了未经加工的大型原材料（如矿石和凤尾鱼）的原始出口模式，难以实现出口多元化，这往往以牺牲当地社区和自然环境为代价。DAR和秘鲁其它民间社会组织为改善目前中国和秘鲁之间的自贸协定提出了重要建议。

1. 加入环境章节，类似于欧盟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环境章节；
2. 为公司制定协议，实现与代表安第斯和亚马逊土著人的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对话、信息交流和合作渠道（DAR, 2019年b）。交流和合作渠道(DAR, 2019年b)。

DAR指出，这些行动将帮助中国在该地区的合法投资，预防投资者与受影响民众之间的冲突，并建立尊重民众需求和发展优先重点的经济关系。遵循这些指导建议将有助于中国主导的投资项目取得成功（DAR, 2019年b）。

秘鲁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2019年4月，秘鲁宣布签署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在2017年北京 峰会期间，秘鲁对“一带一路”倡议促进美洲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表示乐观（Andina, 2018年）。倡议

的初始项目之一便是将秘鲁北部位于派塔的海港与亚马逊地区连接起来，但是，人们担心这将会影响土著人的生活方式（Collyns, 2019年b）。



照片：Rolando Mondragón/ DAR



DAR摄影档案

第三部分

法律框架和机制

本章节将讨论土著人领土管理的法律框架，包括国际条约宣言框架、区域框架和秘鲁国家法律。并非所有框架都在秘鲁得到严格执行，但投资者必须认识到土著人群体的独特地位，以及国际、区域和国家机构为表达对这一群体的特殊权利和特别保护所给予的特别关注。土著人的权利若受到侵犯，可能会产生法律后果。土著人群体和倡导性组织可以提出控告和诉讼，由各自的理事机构审查和裁决。投资者应了解下文讨论的土著人权利，以避免法律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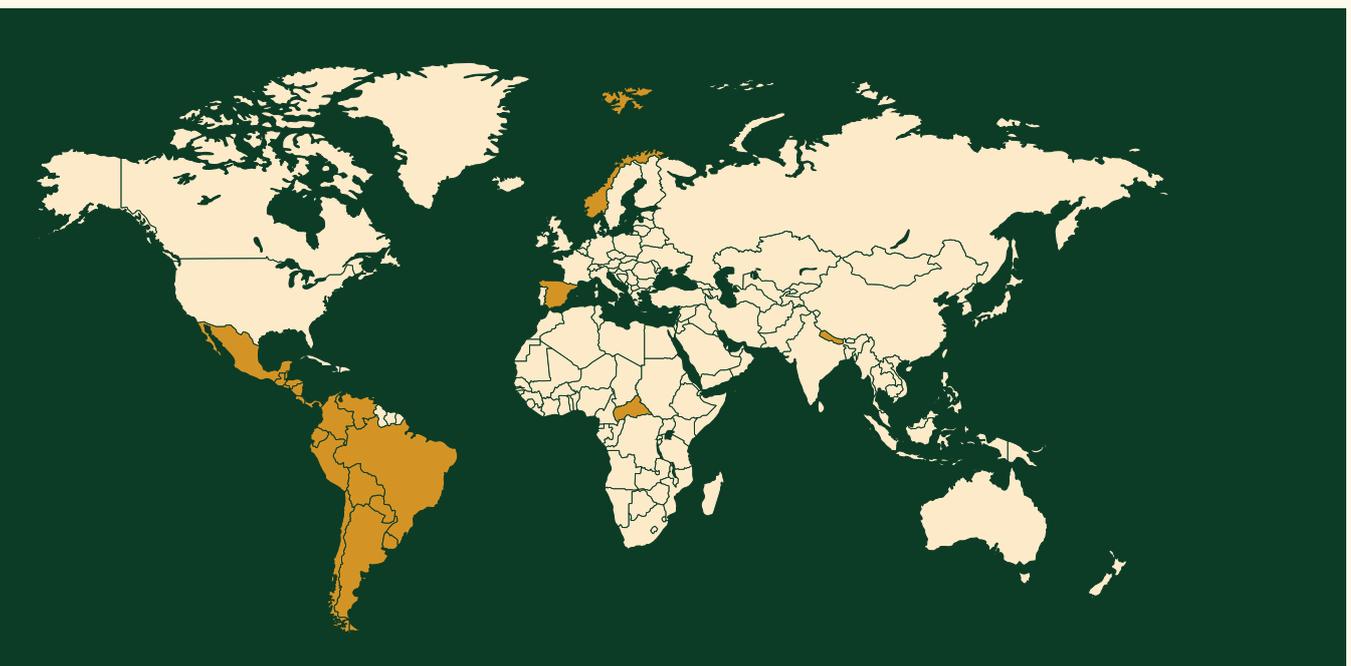
国际条约宣言框架和机制

国际框架和机制尽管有一部分不具有约束力且不能强制执行，但它们确立了全球性的重要道德义务。本章节将概

述一些国际法及其目标下（例如可持续发展和人道主义）的最重要的联合国多边框架和行动计划。

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169号）》

《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第169号）》是对1957年《土著和部落人口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第107号）的修订，于1989年6月27日由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并在1991年9月5日生效（Swartz, 2019年；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核心目标是保护土著人群体的人权，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利（Hanson, 2009年；Swartz, 2019年）。重要的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自决权”一词，但《公约》要求采取支持这一权利的行动，包括与土著人群体协商，让他们参与“负责与其有关的政策和方案的选举机构和行政及其它机构”的决策（第169号，1989年，第6条），并为土著人社区的机构提供支持（Swartz, 2019年）。国际法中的其它文件也为土著人权利提供支持，但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是唯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这意味着它在批准该公约的国家是可执行的法律（Hanson, 2009年；Swartz, 2019年）。



《公约》包含44个条款，分为10个类别，承认“土著人希望在其所居住国家的结构之内，自主管理本民族各类机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以及保持并弘扬本民族的特点、语言和宗教的愿望”（序言）。核心条款包括：土著人社区参与可能影响其领土或社会的事务决策的权利（第6条），“决定自身发展进程的优先顺序”的权利（第7条），获得公平和平等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的权利（第20-23条），享有良好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第25条），以及以本民族的语言接受教育的权利（第28条）。截至2019年3月，只有23个国家批准了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大多是拉丁美洲国家。批准了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的国家。（来源：Maziotis《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1989年）。

国家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在秘鲁的实施情况

秘鲁于1993年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是在通过法律和建立政府机构执行169号公约取得最大进展的国家之一。这一进程在最初对哪些群体应被界定为土著人存在争议，但秘鲁宪法法院最终裁定，土著人群体不需要登记或正式承认。随后，秘鲁为遵守《公约》的协商要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于2011年通过了《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法（“consulta previa”（事先协商法））》。如上文所述，该法律保障了土著人社区“对影响到他们及其土地的任何项目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利（生存国际，2011年，出版社不详），并被誉秘鲁土著人权利的一个里程碑。在接下来的2012年至2015年期间，听取并解决了23个咨询案例（“全球美洲人”，2020年；生存国际，2011年）。

尽管秘鲁在将《公约》签署为国内法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执行工作仍旧滞后和不够充分，因此仍然存在违反《公约》规定的行为。本手册在随后章节中讨论的亚马逊航道项目和拉斯班巴斯铜矿项目就是相关的示例。

联合国《发展权宣言》

联合国《发展权宣言》于1986年12月4日颁布，由十个条款组成，概述了每个人的基本发展权。《宣言》正式确立了每个人都享有发展的权利，并将发展进程的重点放在个人身上。《宣言》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包括秘鲁在内的146票赞成，唯一的反对票来自美国（联合国人权高专办，2016年）。

《宣言》第1条第1款中提到，发展权适用于每一个人，并赋予他们有权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联合国人权高专办，1986年）。发展权使所有人都能参与和享受发展的好处，并在项目可能有害时，权利人有反对的可能。第2条第1款

确定了个人是发展的主体，第3款则列举了国家有责任制定国家发展政策，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人的福祉（联合国，1986年）。这一点与秘鲁高度相关，因为秘鲁政府没有将发展的好处覆盖到所有人，还阻止人们充分参与决策过程。其它一些国际协议和机构进一步将发展权列为当前的一项核心人权。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为后来的《发展权宣言》奠定了基础。1966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条、2007年《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23条和1989年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第7条都十分重要，因为它们都有助于秘鲁土著人群体的基本权利（国际少数人权利团体）。

其它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书包括1992年《里约宣言》、2000年《千年发展目标》、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提出的“我们期望的未来”以及2015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它们都强调了环境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联合国，2016年）。虽然，联合国《发展权宣言》本身并没有明确列举环境保护，但第1条第2款规定，人们“对他们的所有自然资源和财富行使不可剥夺的完全主权”（联合国，2016年）。再加上第1条第1款为人们参与和促进本国自然资源的使用提供了途径。

发展权

自秘鲁批准《发展权宣言》以来，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2017年，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表示，秘鲁必须进一步加强法治和人权保护，以巩固其发展成果。他指出，虽然在就矿业、能源和其它发展项目与土著人群体的协商取得了进展，但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土著人才有可能同意对他们有影响的发展项目（人权高专办，2017年）。侯赛因还指出，民间社会团体认为，影响土地和生活的发展项目的决定没有与当地社区进行充分协商，他敦促企业与当地社区以及土著人接触，听取他们关心的问题。

《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

《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是在1992年的里约地球峰会上通过的。《宣言》提出了27项指导原则，旨在促进世界发展的同时确保环境保护。每项原则都是为了在国家、社会关键部门和公众之间建立新的合作水平。例如，第16原则规定，污染者有义务对环境损害进行赔偿；第22条原则规定，土著人在环境管理中可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联合国，1992年）。

《21世纪议程》是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上通过的另一项不具约束力的联合国行动计划。《议程》分为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几个小节，分别是社会和经

济方面、保护和管理资源以促进发展、强化各主要群体的作用和实施手段（联合国，1992年）。自发布以来，《21世纪议程》经过了五次修改，以适应全球不断变化的发展需要。为了《21世纪议程》的实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司为成员国制定了指导方针；希望成员国在《21世纪议程》范围内自主制定计划，以适应各个国家的具体需要。《21世纪议程》旨在国际、区域、国家以及最重要的地方各级实施，因此许多被称为“地方21世纪议程”的方案就是基于这一国际准则。

例如，1993年在秘鲁的“卡哈马卡地方21世纪议程”以“为可持续发展计划建立机构间共识”得到实施（环境倡议理事会，1996年）。卡哈马卡部分由土著人居住，管辖整个省，55%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主要经济活动是农业和畜牧业。由于对奶制品的需求增加，养牛户开始在边缘地带上放牧，大大加剧了环境恶化，例如流域破坏和水土流失等。此外，人口的增加和无计划的增长也削弱了当地政府为人民提供服务的能力。为此，根据《21世纪议程》，卡哈马卡实施了一项“区域可持续发展计划”，以解决当地与资源获取和人口增长有关的问题。当地议会将城市和乡村划分为更小的区域，并为每个区域设立区域政府，并举行了选举，在更小范围内增加代表性，强化整个社会的能力。这只是适用大型国际议程框架的一个示例，表明尽管《21世纪议程》不具约束力，而且似乎与地方水平相距甚远，但仍以既有效又符合具体情况的方式适用。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于2007年9月13日经大会通过。大多数国家（144个）投了赞成票，但有4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投了反对票。自2007年以来，这四个国家改变了立场，现都已支持《宣言》的主张。《宣言》是关于土著人权利最全面的国际文书，为全球土著人的生存、尊严和福祉建立了最低标准的普遍框架。《宣言》阐述了适用于土著人具体情况的现有人权标准和基本自由(联合国)。全世界大约有3.7亿土著人，分布在约90个国家。《宣言》体现了他们的权利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最早致力于全球土著人保护的可以追溯到1982年，当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立了土著人问题工作组。工作组源于José R. Martínez Cobo关于全球土著人面临的歧视、压迫、边缘化和剥削问题的研究（联合国）。第一份宣言草案于1994年提交给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群体小组委员会并得到批准。2007年，联合国大会最终通过了该宣言。2009年4月，来自全球所有区域的182个国家在南非德班就最终文件达成了共识（联合国）。

《宣言》共有46条，阐述了政府为保护土著人权利必须采取的具体行动。《宣言》也是关于如何执行影响土著人的其他人权协定或公约的重要指南，例

如《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在46个条款中，有17条侧重于土著人文化以及如何保护和促进土著人文化，有15条涉及土著人参与所有影响其生活的决定，包括切实地参与民主政治（联合国）。《宣言》涉及个人和集体权利、文化权利和身份、教育权、健康权、就业权、语言权和其他领域。《宣言》指出，所有土著人有权作为集体或个人充分享受《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其他国际人权法所承认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从根本上说，《宣言》禁止对土著人的歧视，促进土著人充分和有效地参与与他们相关的所有事项，并规定他们有权保持自身的特色，追求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愿景。在联合国内部有各种机制促进和保护土著人的权利，其中包括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它是联合国管理土著人问题的主要机构。自2000年成立以来，论坛每年举行为期两周的会议，讨论并呼吁就影响土著人的问题采取行动，例如适当的医疗服务、歧视、儿童参与武装冲突等问题（联合国）。一般来说，联合国宣言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代表了国际法律规范的发展动态，反映了各国朝着某些方向发展并遵守某些原则的承诺（联合国）。《宣言》对其他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人权条约文本中所提到的人权进行了解释，这些文本适用于土著人和其他所有个人。《宣言》是消除对全球超过3.7亿土著人人权的侵犯行为、协助他们和各国打击歧视和边缘化土著人的重要工具。

2018年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

普遍定期审议于2006年首次设立，是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人权记录的正式审议，每4.5年进行一次。普遍定期审议是一个由国家主导的程序，各国有机会展示其为改善本国的人权状况采取了哪些行动，以及为履行人权义务做了哪些工作。2018年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包含了关于中国跨国关系和关注领域的若干建议。

厄瓜多尔建议采取措施，确保国外的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完全符合人权，尊重环境，并实现资源的可持续性（中国普遍定期审议，2019年）。秘鲁则建议中国建立一个法律框架，确保中国企业在海外保护和遵守人权（中国普遍定期审议，2019年）。与秘鲁类似，海地建议中国建立一个监管制度，评估中国企业的人权和环境影响（中国普遍定期审议，2019年）。肯尼亚则建议中国继续将其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扩大到在境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中国普遍定期审议，2019年）。总的来说，这四个国家的建议表明，中国有必要扩大法律适用范围，以规范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行为。



区域框架

土著人还享有国家间区域框架规定的权利，包括美洲国家组织和《埃斯卡

苏协定》，下文将进一步展开介绍，并提供了向区域委员会提交的案例。

美洲国家组织和区域文件背景

美洲国家组织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区域合作机构之一，由北美和南美各国组成，这些国家申明它们致力于和平与秩序。美洲国家组织始于1889-1890年的一次会议，并于1948年制定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但直到1951年才完全制度化。在美洲国家组织下，有两个主要的人权理事机构：设在华盛顿特区的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和设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的美洲人权法院。美洲国家人权

委员会阐明了成员国所有人的基本权利，并监督侵犯人权的行为，提供年度报告，审查各国的人权状况并提出建议。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侵权行为的申诉和投诉，并在必要时将其提交到美洲人权法院。法院审查侵犯人权的案件，并根据《公约》中的权利适用有关规定。

目前，北美洲和南美洲已有25个国家确认遵守《美洲人权公约》，该公约指导美洲人权法院的工作。人权法院负责解释《公约》的条款，并确保各国遵守其规定的原则。一个成员国接受美洲人权法院的管辖权，这意味着它批准《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时，认可人权法院以后受理审判特定案件并作出判决，或对某一案件作出特别裁决。

美洲国家组织的人权框架是通过两个基本文件建立起来的：《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和《美洲人权公约》。《宣言》于1948年5月通过，这是第一个国际人权条约(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公约》于1969年11月签署，强调成员国有义务执行所列的基本人权(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2010年)。虽然这些文件没有具体提到土著人权利或环境权利，但它们为基于“文化权利”的附加议定书提供了基础(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1948年)。1988年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书》确立了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附加定义书》宣布成员国必须“促进保护、维护和改善环境”(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1988年，第67页)。保护和尊重土著人是美洲人权法院的重点领域。在1972年的一项裁决中，法院认为，出于“历史原因以及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国家负有保护土著人的神圣责任”(Madariaga Cuneo, 2005年，第53页)。自这一裁决以来，美洲法院已就数百起案件作出裁决，维护和保护了土著人对其土地和生态系统的权利。直到2016年，美洲国家组织才通过了一项专门针对土著人的区域条约。

《美洲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中有41条关于土著人权利的条款。主要有三条，提供基于环境、土地和发展的权利。第19条规定，土著人有权享有健康的环境，包括以下权利：“以可持续的方式养护、恢复和保护环境并管理其土地、领土和资源.[并]防止可能对土著人社区、土地、领土和资源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有害物”(美洲国家组织，2016年，第22页)。第25条明确肯定了土著人对其土地的权利，规定土著人有权“拥有、使用、开发和控制”他们拥有、占有或获得的“土地、领土和资源”(美洲国家组织，2016年，第29页)。第25条还规定国家有责任承认和保护土著人的这些土地、领土和资源。承认和保护的依据是国家关于土著人权利的法律文件，以及赋予土著人权利的国际文书。第29条赋予了土著人发展权，保障土著人群体制定自身的发展和计划，尊重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各国与土著人协商，并“在批准任何影响其土地或领土和其他资源的项目之前，特别是在开发、利用或开采矿产、水或其他资源方面，给予土著人自由和知情同意”(美洲国家组织，2016年，第37页)。如果在土著人领土上的任何发展项目造成损害，应向土著人提供补偿和赔偿。

埃斯卡苏协定

2018年在哥斯达黎加的埃斯卡苏通过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诉诸法律的区域性协定》，又称《埃斯卡苏协定》。《协定》的目的是保障“获得环境信息的权利、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过程和在环境问题上诉诸法律的权利，以及建立和加强能力与合作，促进保障今世后代每个人在健康环境中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COICA, 2019年）。《协定》拓展了1992年《关于环境与发展里约宣言》第10条，以确保获得可能影响土著人土地和生计的项目和发展的信息。

《协定》是多年谈判的成果，目的是建立一个框架，确保所有受影响的个人获得信息和平等参与司法系统的权利。《协定》的两个主要内容是保障翻译人员的权利和确保诉诸司法的免费保障措施（Gomez, 2018年）。在具有多种语言的区域，翻译人员是司法无障

碍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诉诸司法的权利”为全球活动人士受到严重迫害的地区的人权和环境权利维护者提供了保护（Gomez 2018年）。立法经常被当作一种手段将那些动员起来反对在实施影响到他们的项目时侵犯其被咨询侵犯其被咨询权利的社区和活动人士定罪。

《协定》的规定为活动人士提供了保护，使其免遭报复和定罪。《协定》是保护土著人权利及其环境的关键性协议，也向他们提供所需资源，以便他们就可能影响其社区的发展项目作出知情决定。

《协定》得到了包括秘鲁在内的24个国家的签署，在保护土著人方面开创了区域先例也带来了期望，使土著人有权了解对其社区的健康、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协定于2021年4月22日“国际地球日”生效。

侵犯土著人权利的案例

美洲人权委员会报告了政府在规划发展项目时如何无视土著人社区的情况。2016年，亚马逊地区政府在允许秘鲁Afrodita公司在土著人领土地上采矿时，没有事先征求阿瓦琼人和万皮斯人的意见。中国出资的亚马逊航道项目（将在手册后面部分讨论）也没有向土著人提供充分的信息，也没有在规划疏浚项目时与他们进行必要的协商。土著人和法律权利组织表示，该项目“违反了

预防原则”（美洲人权委员会，2019年，第56页），涉及了对土地和环境的潜在危害。土著人组织Cocama发展和保护圣巴勃罗·蒂皮斯卡协会（Acodecospad）提起了诉讼，并因此获得了咨询，但该项目已经获得了特许权。

美洲国家组织在发布的2018年年度报告中，记录了围绕土著人环境权利的

冲突。一个例子是由中国公司投资的米拉多（Mirador）铜矿项目，这个采矿项目损害了土著人群体的权益，包括秘鲁和而瓜多尔边境亚马逊地区的舒阿尔人。委员会发现，冲突引发了“镇压、骚扰、污名化、强迫流离失所，甚至谋杀”等冲突事件（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2018年，第295页）。2019年的一份报告调查了在亚马逊流域社区的发展项目和阻碍土著人权利的问题。

美洲人权委员会（2019年）确定了秘鲁土著人因国内法律导致在获得土地所有权方面存在障碍。1964年的土地改革是其中的一个案例，改革只把耕地分给土著人社区。在2015年调查的另一起案例中，西皮沃-科尼博人因为秘鲁政府向“非土著人小农户发放了200多份占有证书”，而失去了部分土地（美洲人权委员会，2019年，第50页）。

事实证明，这些发展项目往往不利于土著人的健康。在整个亚马逊地区，土著人获得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所需的清洁水的机会本就十分有限。由于开采项目的污染，这一情况变得更加严峻。石油泄漏造成了肝炎等健康风险，导致土著人社区的居民死亡。在洛雷托省和特鲁希略省的库尼尼科和维斯塔阿雷格里社区，27名儿童死于石油泄漏引发的肝炎（美洲人权委员会，2019年）。金矿开采也对土著人的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汞污染了沉积物、水道和大气，导致污染问题（Swenson等，2011年）。

美洲人权委员会收到了许多指控侵犯土著人权利的投诉和诉状。例如，2003年一份诉状首次代表艾美尔斯省塔帕伊里瓦区基什库-塔帕伊里瓦的土著人提交，起诉的内容是Los Chancas采矿项目没有事先征求土著人的意见（美洲人权委员会，2014年）。另一个案例是克丘亚土著人社区成员起

诉秘鲁Conga采矿项目破坏了他们的水资源（美洲人权委员会，2015年）。委员会要求秘鲁政府采纳起诉人关于采取预防措施的请求，并调查相关情况。

2014年在该区域的其它地方，卡利纳人和洛科诺人起诉苏里南共和国。2015年，法院裁定苏里南因未能承认和保障与铝土矿开采有关的法人资格和领土权利，对多次违反《美洲人权公约》负有责任。对土著人居住的自然保护区的限制是以政府和相关矿业公司的名义实施的。法院的结论是，“尊重土著人的权利可能会对环境保护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土著人的权利和国际环境法应被理解为补充性而不是排他性的权利”。法院随后裁定，“a）有效参与，b）[至少]进入和使用其传统领土，以及c）从保护中获益的可能性……是实现这种兼容性的基本要素。”

（森林人计划，2016年，出版社不详）。这一案例表明，法院有能力作出有利于土著人的裁决，反对在其土地上的外国投资。

在秘鲁利马高等法院近期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自愿与世隔绝的土著人群体成为此类原告在对石油公司的诉讼中获胜的第一例。2020年，法官裁定，政府必须将巴西边境附近的一个土著人地区排除在任何石油勘探和开采之外。这场胜利标志着阻止石油和采矿项目占据土著人土地的长期斗争的结束。“这项裁决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这是第一个支持自愿与世隔绝的土著人反对石油公司项目活动的裁决。法院作出有利于土著人的裁决，为整个区域各国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先例。诸如此类的裁决受到了邻国的密切关注，并为未来整个亚马逊地区的裁决奠定了基础。自愿与世隔离的土著人近98%的领地都在这三块油田上。”法律辩护研究所律师玛丽塔·基斯佩表示（《日本时报》，2020年）。

这一裁决是在2017年东部土著人区域组织提起诉讼后做出的，该组织要求政府和国家能源机构Perupetro暂停批准开发秘鲁亚马逊北部洛雷托地区的三块油田。尽管在这些地段以外的石油勘

探特许权仍存在争议，其中一些特许权已让给中国，但代表土著人的这场胜利意味着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建立起了严格的保护区，这是一个先例，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胜利。

国家法律框架

国家一级法律框架由管理土著人领土的具体法律和基本法律概念构成。秘鲁对原

住民的管理也受到拉丁美洲邻国的影响，因为其中许多群体跨越了国际边界。下文将介绍秘鲁实施的主要概念和法律，并与邻国的国家法律进行比较。

接触自然的权利

2010年5月，联合国环境署《环境与人权宣言草案》提出了“接触自然的权利”的概念。目的是认识到个人整体福祉、人权及其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性（Scannell, 2010年）。欧洲环境法理事会在对各国的实践进行调查和检验后得出结论：接触自然是一项基本人权。接触自然的权利是指通过未开垦的土地、森林和山脉等自然区域接触自然的权利。这项权利是个人福祉的一个关键要素，包括身体和心理健康（Scannell, 2010年）。虽然人类有接触自然的权利，但个人也需要为自然界考虑。

《秘鲁政治宪法》（1993年）第66条和第67条规定，国家有责任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此为依据决定国家环境政策（秘鲁政治宪法，1993年）。根据《宪法》，国家有责任保护和维持接触自然的权利。

《环境基本法》

2005年通过的秘鲁《环境基本法》（第28611号）进一步确立了秘鲁全体人民在平衡和适当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此外，秘鲁还受到《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国际协定的约束。在接触自然的权利方面，第1条规定，个人有义务保护环境，以确保人们的健康、保护生物多样性、并有义务保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环境基本法》，2005年）。第2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权获得有关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环境的政策信息。第3条规定，个人有权与国家一起参与环境管理的决定和行动。此外，第4条还规定，个人有权获得环境正义；个人有权获得快速有效的司法实践，以保护环境及其组成部分。

就秘鲁法律而言，接触自然的权利不仅包括个人接触自然的权利，还包括个人保护自然的义务。保护自然及其神圣的存在符合个人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国家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条例是根据《环境基本法》而制定的，包括土著人的权利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其目标是为秘鲁的环境管理提供法律框架（《环境基本法》，2005年）。第11.d条规定了秘鲁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权利和保护土著人的文化生活方式（《环境基本法》，2005年）。第70、71和72条承认了秘鲁土著人的权利。第70条规定：

“在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时，特别是在土地使用管理过程中，必须保障《政治宪法》和国家批准的国际条约所承认的土著人、农民社区和土著人群体的权利。公共管理部门促进他们参与和融入环境管理”。

国家有责任保护土著人的环境权和接触自然的权利。第72条规定为土著人接触自然的权利提供了保护；土地开发必须防止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土著人造成破坏性影响。第72.2条规定：

“对于在属于土著人和土著人群体的土地上开展的项目或活动，公众意见程序最好着眼于与他们的代表达成协议，目的是保障他们的权利和传统习俗，以及根据相关立法规定对使用属于他们的资源、知识或土地提供效益和补偿”

第72.3条规定，土著人享有要求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先权利。在国家保留地或第三方的专属权利上，土著人可以要求公平分享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效益。

《环境基本法》保障秘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土著人接触自然的权利。国家有义务听取土著人对使用自然资源的意见，不应忽视土著人群体的要求。在秘鲁，接触自然的权利是所有人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土著人的权利。

执行机制

环境部于2008年成立，工作重点集中在三个关键战略领域：“清洁的秘鲁”、“自然的秘鲁”和“包容的秘鲁”。环境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公共社会，保护自然资源，造福人民（环境部-¿Qué hacemos?）。环境部下设的环境评估与控制机构（环保评估署）负责监督环境影响评估和其它法规的要求。根据对环境和人类的侵害，对公司追求责任和进行制裁。在罚金方面，判处的罚款不能高于违法者年度总收入的10%。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以暂时没收货物，暂停公司许可证，或暂时关闭设施（Delgado等，2017年）。如果继续侵权，环保评估署可以持续提高罚款额度，直到问题得到解决。根据2014年公布的第30230号法律，环保评估署得到指示在任何违规行为发生后的三年内优先采取预防和纠正行动（Delgado等，2017年）。

在秘鲁的法律框架中，接触自然的权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生活在秘鲁的人民提供保护，而且还优先考虑环境、文化和土著人权利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个人有接触自然和自然资源的权利，但国家和人民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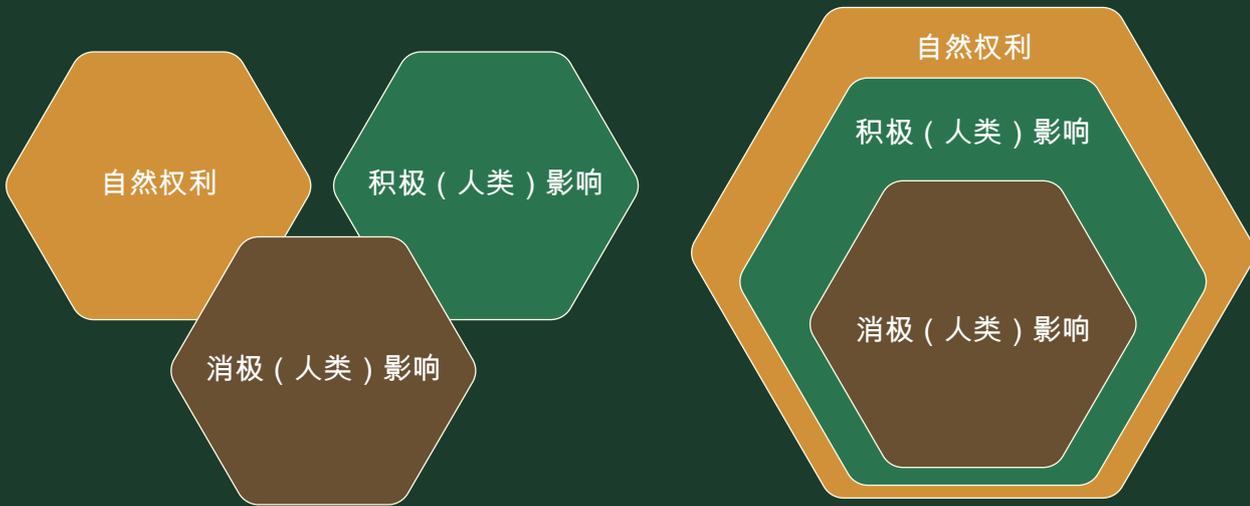
亚马逊地区的“自然权利”：秘鲁及其邻国

“自然权利”与“对自然的权利”不同的是，拥有这些权利的实体是自然本身，而不是一个人或一群人（“全球自然权利联盟”）。虽然“自然权利”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法律概念，但自2008年厄瓜多尔首次正式通过以来，全球已有不少国家选择将其纳入宪法或环境保护法中，包括厄瓜多尔、新西兰和印度等(Cordon, 2019年)。纳入“自然权利”的可以理解为该国承认并主张自然以其各种形式都享有存在、可持续和再生其生命周期的权利（“全球自然权利联盟”）。这对将自然界视为一种财产的普通法律原则提出了挑战。尽管“自然权利”首先是环境保护法的一种，但它也可被视为保护土著人团体的一种手段，因为土著人团体的兴盛与环境福祉密不可分。如果环境有权得到维持，而这些权利要求人们根据环境保护和环境福祉来采取行动，那么依靠这些环境资源维持生计和文化价值的土著人社区也会得到保护。

下文将介绍亚马逊流域三个承认“自然权利”概念的国家，以及秘鲁的情况，该国目前没有“自然权利”立法。即便没有这项立法，秘鲁政府和与之合作的企业也必须了解“自然权利”，以及采掘活动与自然权利之间的相互影响，因为这项法律原则很可能在未来被更多地采用，而且在邻国发挥着重要作用。

传统的对自然的理解及其与人类的关系（左）与自然权利概念（右）之间的可视化差异图。

来源：Halstead，2018年



2008年厄瓜多尔成为第一个在《宪法》中承认“自然权利”的国家，其《宪法》规定，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整个国家的优先事项。一些表述提到了一个更大的“地球母亲”的形象，并划定了三种不同的自然权利：(1) 整体尊重的权利；(2) 可持续和再生的权利；(3) 恢复的权利。在这三条原则的基础上，《宪法》主张大自然有权以各种形式存在和可持续，没有时效性（Pietari，2016年）。厄瓜多尔人民被认为有义务和法律权力代表大自然行使这些权利，包括保护和恢复的权利。

厄瓜多尔

虽然非营利组织和个人有资格在法律案件中代表大自然履行这一义务，但厄瓜多尔政府也有责任防止可能对生态系统及其自然循环产生负面影响的活动。与此相关的是，厄瓜多尔政府在无法保护或恢复自然系统的情况下，需要对依赖自然系统的个人和社区进行补偿。厄瓜多尔虽然是第一个正式确立“自然权利”的国家，但其法律内容相当广泛，它甚至包括禁止引进可能改变该国遗传性资源的有机或无机生物和材料的特定表述。它还规定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所有涉及环境问题的法律都应作有利于保护自然的解释。

厄瓜多尔的“自然权利”呼吁所有公民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行事。在实践中，《宪法》关于“自然权利”的条款和相关权利可能会存在模糊不清的情况，但它们已被成功地用于代表环境提起诉讼并取得胜利，例如2011年的维尔卡巴马巴河案（Greene）。在这个案例中，在未进行适当环境影响评估的情况下，维尔卡巴马巴-奎纳拉公路拓宽工程已进行了三年，导致大量石块和泥土落入维

玻利维亚

尔卡巴马巴河。岩土堆积影响了河水流量，导致该地区更容易发生季节性洪水。基于以上事实，针对洛哈省政府侵犯自然权利，即河流的权利，两位公民代表大自然提出了宪法禁令。最终，洛哈省法院做出了有利于大自然的裁决，并给省政府30天的时间提出维尔卡巴马巴河以及受影响地区和人口的整治和恢复计划。

2010年，玻利维亚紧随其后，通过了关于“自然权利”的官方法律语言。除作为发起国在制定《世界地球母亲权利宣言》中发挥作用外，其《宪法》序言中也将地球母亲及其保护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强调了整体化的捍卫和保护（“社区环境法律保护基金”）。《宪法》采纳“自然权利”源于安第斯土著人精神世界观的复苏，这种精神世界观认为人与其他生物是平等的。本案例的重要意义在于包括了地球母亲的所有非生物（即非生命）和生物（即生命）组成部分。这部国家法律用具体的语言描述了环境的非生物和生物组成部分，除了土壤、水、空气质量等要素外，还包括植物和动物物种，以及与它们有关的循环周期和过程（全球自然权利联盟）。《宣言》及其对全面保护环境的相关承诺，要求玻利维亚进行彻底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但如何将其转化为实践仍不清晰。

《宣言》及其对全面保护环境的相关承诺要求玻利维亚的经济和社会进行彻底的转型，但如何将其转化为实践还不得而知。玻利维亚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态度的一直很不稳定。玻利维亚农民工工会联合会是推动制定自然权利法的社会运动，工会直接将威胁到自然资源和土著人社区的环境退化问题归咎于采矿业（Vidal, 2011年）。自然权利法要求保护人们免受大型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的影响，即锡、银和黄金开采企业导致的影响。然而，这些企业也为玻利维亚带来了近三分之一的外汇，每年超过5亿美元（Vidal, 2011年）。因此，尽管通过了自然权利立法，但紧张的局势依然存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利用自然权利对在玻利维亚经营的这些采矿业企业提起诉讼的成功案例。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虽然没有明确的“自然权利”立法，但最高法院在2018年承认了亚马逊河生态系统的合法权利。最高法院在其公开声明中不仅承认亚马逊河是一个实体，而且承认它是一个拥有权利的实体。此前，2016年在与巴拿马边境附近的另一条哥伦比亚河流里奥阿特拉托河也获得了类似的权利承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哥伦比亚最高法院为整个“自然权利”，至少是河流系统的权利树立一个强有力的实例。以这两个案例为扩展，国家和地方政府有义务根据裁决采取行动。

秘鲁

在对亚马逊河作出裁决后，法院下令制定“哥伦比亚亚马逊生命代际条约”，协助政府实体将亚马逊河的新法律地位纳入其中。这使得下一阶段的执行工作更加切实，因为它在哥伦比亚和国际法的背景下，根据环境法和道德原则提出了明确的建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法院的裁决可以指导哥伦比亚司法部门处理更多复杂的环境问题，例如玻利维亚的森林砍伐和气候变化问题，但在实践中的应用还有待观察。

与上述三个国家不同，秘鲁目前还未承认广义上的“自然权利”，也不承认任何具体生态系统或自然实体的权利。但是，秘鲁在2014年主办了第二届年度“国际自然权利法庭”会议（全球自然权利联盟）。法庭会议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代表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论坛。论坛以土著人为重点，让各团体能够提出提倡法律行动和对大自然提供支持的案例。（第二届年度“国际自然权利法庭”宣传海报，全球自然权利联盟）。

在这次会议上，详细介绍了秘鲁的一些案例。库卡马·库卡马土著人社区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康加矿的污染，该矿威胁到四个安第斯山区湖泊，既威胁到身体健康，也威胁到土著人的精神生活。科卡马-科卡米利亚联合会提出的另一个案例是由库卡马·库卡马带领的，涉及亚马逊河的支流，这些支流一直受到石油污染，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并影响到人类系统（全球自然权利联盟，未注明日期）。鉴于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在地理上的接近性，以及活动人士、土著人和法律界之间的密切联系，关于自然权利的对话将继续对秘鲁的产生影响。环境影响评估已经成为投资项目的一项强制性要求，类似这样的规定极有可能继续影响国内的发展活动和采掘业。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亚马逊流域已经有一些国家在法律上承认“自然权利”或亚马逊河系统的权利，其中包括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通常情况下，这些法律倾向于引用“大地之母”或pachamama的典故（正如她在几个安第斯国家为人所知的那样）以及人民和国家有责任保护她及其护再生能力。这包括环境中的所有生物和非生物特征，以及环境延续所不可或缺的周期。从提交第二届国际自然权利法庭年会的秘鲁案件的数量和严重性来看，秘鲁法律中没有承认“自然权利”一词显然不是因为缺乏兴趣或支持。秘鲁虽然有广泛的环境保护和管理法律，规定了该国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和可持续利用权，但这些法律往往不足以保护生态系统和直接依赖生态系统的人类群体。这与有关秘鲁土著人群体的权利尤为相关。



DAR摄影档案



照片：秘鲁安第斯通讯社

第四部分

案例研究

本章节将介绍四个涉及中国企业与土著人群体发生冲突的项目。案例分析旨在表明，若不考虑土著人群体权利和环境将会对土著人群体和中国企业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本章节列举的项目包括亚马逊航道项目、拉斯班巴斯铜矿58号区块和两洋铁路一体化走廊等案例，其中的诸多冲突仍在继续，事态的演变很可能会超出本章节目前讨论的范围。

案例#1：亚马逊航道项目

亚马逊航道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项目，旨在提高秘鲁亚马逊河道运输系统的效率，减少旅途时间和成本，促进贸易和区域一体化。然而，受该项目影响的地区有着424个土著人社区，其中包括阿丘雅、阿沙宁卡、阿瓦琼、博拉、卡帕纳瓦、基须亚、库卡马-库卡米里亚、木瑞-穆伊纳尼、沙维、西皮沃-科尼博、蒂库纳、乌拉里纳、雅瓜和尹恩（Ccoillo, 2019年）。由于缺乏项目

的环境影响信息，再加上协商过程中存在腐败现象，亚马逊航道项目有可能给土著人社区的粮食安全、健康和生活方式带来威胁。

本节将概述亚马逊航道项目及其预期效益，评估项目对环境和相关土著人社区的影响。案例表明该项目存在较高的侵犯土著人权利的风险。

亚马逊航道项目背景

亚马逊航道项目“Hidrovia Amazónica”最早在2014年提出，是秘鲁政府提出的一项倡议，旨在提高秘鲁亚马逊地区四条主要河流的河流运输力，这四条河流分别是亚马逊河、瓦亚加河、马拉尼翁河和乌卡亚利河（HIDROVIA AMAZONICA,未注明日期）。根据秘鲁政府的说法，亚马逊航道项目将把这四条河流连接起来，提供全年2600公里的水道安全路线。此外，项目还旨在将秘鲁亚马逊地区与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等邻国连接起来，从而建立“北亚马逊多式联运枢纽”。亚马逊航道项目和这一枢纽的建立将共同辅助南美洲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这是南美各国政府在整个大洲构建新基础设施网络的区域性倡议。2017年，全球最大的水电建设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主导的企业联盟获得了亚马逊航道项目的建设特许权。项目还在审议中，一旦获得批准这个长达20年的特许经营项目将于2022年开始建设（Collyns, 2019年b）。在这20年里，每年预计可获得2400万美元的回报。这似乎是一笔可观的投资回报，但亚马逊航道项目每年的维护费用预计达到1780万美元（Collyns, 2019年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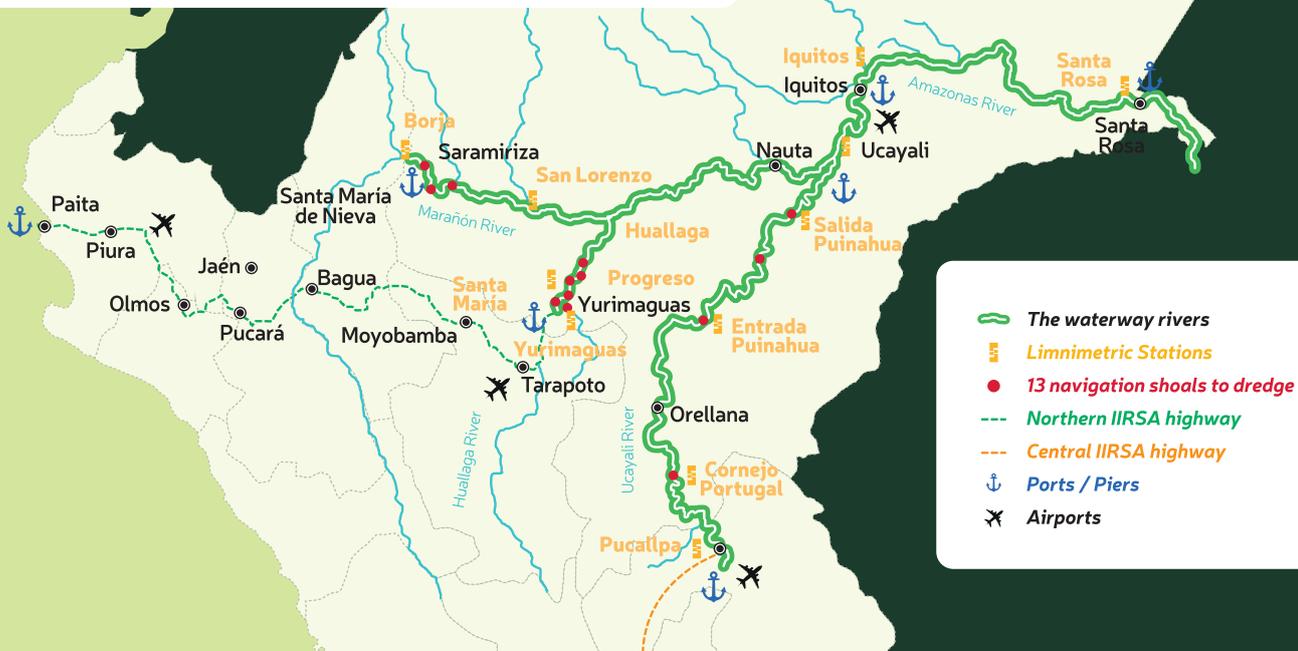
项目目标和效益

巨大的投入被寄予了预期的效益。亚马逊航道项目的投资预计能获得以下效益：

- 通过减少货运量改善贸易活动 (Bnamericas, 2017年)；降低亚马逊河航行的成本和风险；清除河底的岩石和沉积物，让大船更容易通过；
- 协助秘鲁森林社区的发展，将他们与从前难以获得的市场联系起来；航行时间的减少，降低了易腐货物的损失；以及
- 减少对转运或通过中间目的地运输的需求，从而降低运输成本 (Forsyth, 2019年)。

The Waterway Rivers

Marañón y Amazonas Rivers, Saramiriza – Iquitos – Santa Rosa section
Huallaga River, Yurimaguas – Marañón confluence section
Ucayali River, Pucallpa – Marañón confluence section



来源：DAR (Collins, 2019年a)

亚马逊航道项目的环境影响

对于任何像亚马逊航道项目这样的大型基建项目来说，评估潜在的环境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潜在环境影响的了解有助于利益相关方对项目或活动的价值和可持续性做出知情决定，并在必要时确定缓解措施或权衡可能的替代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是获得这些重要信息最广泛使用的工具之一。通常情况下，环评是用来确定一个项目是否符合法律和环境标准，并最终决定是否应继续实施该项目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实施。

亚马逊航道项目在2019年5月提交了一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得到秘鲁环境认证服务机构SENACE的批准，SENACE将两个土著人联合会（ORAU和CORPI）纳入为相关第三方。SENACE拒绝了早前提交的草案，但项目最终还是获得了批准（Collyns, 2019年a）。尽管目前的环评已获批准，但有人对其以上述方式为项目利益攸关方服务的能力表示担忧。梅赛德斯·陆博士（2019年）记录了秘鲁批准不完整或不充分的环评的示例，这样的环评无法保护历史上处于边缘化的群体，特别是遭受到许多采掘业活动造成的环境退化影响（Li, 2009年；Jaskoski, 2014年；Mercedes Lu, 2019年）。

正如Ebisemiju（1993年）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利益可能破坏了环境尽职调查，导致了这类保护的缺失；例如，在进行环评之前，2009年曾将改善秘鲁亚马逊河的通航水道列为一项国家利益。Ebisemiju（1993）记录了这一时间线，让许多人认为秘鲁政府早在对环评批准之前就对项目有极大兴趣，而对环评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则并无兴趣。Lu（2019年）还透露了对项目的技术完整性和环评范围的有限性存在若干担忧。虽然亚马逊航道项目只针对沿河系统的13个关键点进行疏浚，但其影响预计远比孤立的地区更广泛，预计在整个项目周期内，将有3400万立方米的材料被转移。尽管如此，环评结论提供的实地取样只集中在这13个关键疏浚点上。实地取样也仅限于雨季，而雨季是最不需要担心对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和当地居民产生负面影响的时间段。研究应该在旱季进行，以便收集更接近疏浚时的气候条件数据。最后，有限的时间和地理取样并没有提供关于环境影响可能包括什么，以及关于环境影响如何与其它生态因素相互作用的全面评估。

正如Lu（2019）所言，有限取样导致的主要问题是可能会无意间遗漏重要的生物指标，以及亚马逊航道项目将会给它们带来的影响。这些潜在的信息遗漏引起了环境保护和社会正义团体的关注，特别是那些关注对土著人会造成影响的团体。环评也没有考虑到对河流系统非生物性指标的潜在影响，包括水质、沉积物和水土流失等。虽然对这些指标中的任何一项的个体影响可能本身并不有害，但这些数据对于了解项目对当地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累积影响非常重要。如果能够预测亚马逊航道项目的排放对物种，特别是水生物种的影响，将对确保它们的洄游和繁殖周期不受影响至关重要。

环境影响评估中缺乏这些生物性指标的考量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亚马逊航道项目位于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或生物资源丰富的地理区域，而这一区域已经面临着破坏或退化的威胁。大部分涉及脆弱的生态系统及其重要生物性价值的基础设施项目都要接受更为严格的环境审查，但亚马逊航道项目的情况却恰恰相反。在缺乏项目生物和生态影响信息的情况下，环评无法为保护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提供保障。这通常被认为是环评的强制性组成部分，因此认定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不能令人满意。

环评的另一个缺陷是没有全面考量随着时间推移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所谓“拖曳效应”是指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例如亚马逊航道项目）所带来的经济刺激。通过拖曳效应可以对这些投资的长期收益进行经济估算。虽然经济预测考虑到了长期性，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环境影响。不幸的是，正如Ebisemiju（1993年）所指出的那样，与拖曳效应有关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将环境退化视为发展途径。对于亚马逊航道项目而言，航道的扩建将会扩大单一作物的种植和其它采掘业（Fearnside, 2001年）。表面上看，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然而，亚马逊航道项目的环评并没有考虑环境、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健康的长期成本。因此，该项目不能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Lu, 2019年）。

虽然对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但一些关键问题导致环评无法为决策者提供协助。除了技术和取样方面的问题外，由于忽略了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没有综合考虑整个项目周期的潜在影响，使得最初的环评不够充分。更新的环评报告于2019年10月提交，但尚未得到批准或拒绝。

对土著人社区的影响

上述环境影响将给土著人带来严重的影响。受亚马逊航道项目影响的地区是14个民族424个土著人社区的家园，其中许多人依靠亚马逊河获得水和食物（Giardino, 2018年）。据秘鲁最大的土著人组织秘鲁丛林跨种族发展协会称，关于将被转移的沉积物数量及其对鱼类种群的影响的信息普遍缺乏（El Universo, 2019年）。从现有的有限资料来看，一些土著人社区对疏浚和清除quirumas（鱼类聚集和繁殖的水下树干）可能会干扰鱼类洄游，减少鱼类的数量和种类表示担心。这十分令人担忧，因为这些水生鱼类是许多土著人社区的主要食物来源（Collyns, 2019年a; Giardino, 2018年）。此外，项目环评未考虑鱼类多样性与河流横向连通性之间的关系（DAR, 2020年）。

为解决这些问题，秘鲁政府在2019年8月推出了米哈诺预警计划（Plan de alerta mijano）（秘鲁交通和通信部，2019年）。计划的设想是当地专家将监测并提供有关鱼类洄游状况的信息，防止亚马逊航道项目对洄游产生负面影

响。为了推动这一计划，政府在2019年8月5日到10日为亚马逊航道项目建设区域的社区举行了一系列公开听证会。政府在听证会上介绍了他们的环境影响评估，并表示米哈诺预警计划将确保手工捕捞不会受到航道项目的影响（秘鲁交通和通信部，2019年）。

除了对鱼类洄游和粮食安全的担忧，包括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和利马工程技术大学在内的一些机构进行的研究发现，疏浚工程将向水系释放砷和镍等有毒物质。这些物质一旦释放可能会在鱼肉组织中沉积，食用它们的土著社区则会面临中毒的风险（RPP Noticias, 2019年；Rodríguez, 2019年）。对土著人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由于河道变宽、速度变快，洪水灾害可能更加频繁。洪水既是环境安全，也是粮食安全问题，因为洪水可能会影响季节性作物的生产（Giardino, 2018年；Fraser, 2015年）。土著社区还担心，更强的水流和更多的河道交通会对使用独木舟航行的居民造成危险。较大的船只可能会导致独木舟倾覆，大船产生的大浪还可能导致沿河的房屋被淹没，特别是在雨季（Fraser, 2015年）。亚马逊航道项目还可能对土著社区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影响。例如，库卡马-库卡米里亚人将河流视为宇宙的中心，是各种神灵的家园。河流也是蟒蛇的家园，传说蟒蛇生下了第一个库卡马人（弗雷泽，2015年）。秘鲁丛林跨种族发展协会及其区域成员组织在2019年11月发表的声明中称，亚马逊航道项目对神灵生物造成威胁，包括蟒蛇（yacumama，一种100英尺长的神话蛇，被认为是亚马逊河的保护神（秘鲁资讯，2019年）-以及yacaruna -神话中的水神（El Comercio, 2016年；CAAAP, 2019年）。因此，亚马逊航道项目不仅威胁到受影响的土著社区的粮食供应、健康和传统运输方式，还有可能危及和抹杀其文化遗产。

为了确保像亚马逊航道项目这样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会对土著社区的粮食安全和生活方式造成威胁，秘鲁总统奥良塔·乌马拉在2011年签署了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法律。围绕着亚马逊航道项目的协商是首次对一个重大发展项目实施事先协商，这一过程出现了很多问题，充满了争议。土著人团体以缺乏协商为由，向瑙塔宪法法院提起诉讼，导致项目在2015年2月被中止（Fraser, 2015年）。为了满足事先协商的要求，秘鲁国家派出专家和翻译到300多个受影响的村庄就该项目展开讨论（Giardino, 2018年）。当2015年5月开始这一进程时，一些土著人领袖才刚刚得知这个项目。在第一轮讨论后，许多土著人组织和社区希望这一进程回到“知情”阶段，他们认为所得到的信息缺乏关于项目的环境和文化影响的细节，未能消除他们的担忧（Fraser, 2015年）。此外，据乌卡亚利和阿夫伦特斯土著人社区联合会称，交通部在其法定的公共论坛上提供了“过于技术性的信息（Giardino, 2018年，出版社不详）”，导致土著社区难以理解关于项目及其影响的相关信息（Giardino, 2018年）。

经过两轮会议和内部评估，特许权合同和环境影响研究的职权范围协议最终于2015年9月签署（Fraser, 2015年）。但是，乌卡亚利和阿夫伦特斯土著

人社区联合会的代表认为，协议的签署是贿赂的结果。联合会称，交通部向土著人社区提供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以换取他们的批准，从而避免提供更详细的信息（Giardino, 2018年）。土著人领袖Guimaraes认为，亚马逊航道项目对社区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难以理解的问题。[他们]有关于其权利的法律咨询，但缺乏技术或工程方面的知识援助，无法了解项目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Fraser, 2015年，出版社不详）。虽然人们非常关心航道项目对土著人群体的粮食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但之前的协商进程未能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信息。

结论和建议

亚马逊航道项目虽然能提供一些潜在的效益，包括进入新的市场、区域一体化和减少航行时间，但批评者认为，项目的潜在重大影响没有得到充分评估。环境影响评估旨在确保像该项目这样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符合法律和环境标准，但关于项目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存在缺失和遗漏，环评是不充分的。批评者认为，航道项目可能会严重影响土著人社区的粮食安全、健康和生活方式。尽管秘鲁设有“事先协商”，旨在确保受影响的土著人社区得到此类项目的通知和信息，但该项目的协商过程腐败现象充斥，未能向受影响的社区提供必要的信息，帮助他们做出充分知情的决定。总的来说，批评者一致认为，亚马逊航道项目严重缺乏关于其影响的信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不应进入施工阶段。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应予以修订，全面评估项目的影响。

缺乏关于亚马逊航道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信息，以及由此对土著人造成的影响是该项目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和秘鲁Casa建设股份公司需要对环境影响评估进行重新设计：

- 扩大实地取样的时间和地理范围；
- 评估对河流系统非生物方面的潜在影响；
- 考虑气候影响会如何进一步加剧航道项目的影响；
- 评估环境的长期成本。

除了了解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外，这些信息对受影响的土著人社区也十分重要，让他们能够评估该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粮食安全和生活方式。

这个案例也说明了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和秘鲁Casa建设股份公司必须提高社区参与度。他们应该做出更大的努力，在项目的各个阶段让受影响的土著人社区参与进来，帮助这些社区了解项目将如何影响他们及其生计。在这一过



土著人领袖Robert Guimaraes(中)表示亚马逊航道项目对当地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来源：(Giardino, 2018年)

程中，两家企业还需要改进事先协商的执行情况，包括打击腐败。秘鲁政府虽然已努力执行法律规定的事先协商程序，但派往受航道项目影响社区的专家未能提供足够详细的资料，并利用贿赂手段获得土著人社区的批准。阻止这种行为对秘鲁的决策者来说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事先协商法》和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得到遵守。

总体说来，亚马逊航道项目环评数据收集和审批过程存在严重缺陷。尽管在技术和取样方面存在重大差距，但亚马逊航道项目的环评还是获得了批准。让政治利益凌驾于环境保护之上，破坏了环评的初衷和有效性，并可能对秘鲁的生物多样性和人口造成严重威胁。

案例 #2 拉斯班巴斯铜矿

拉斯班巴斯铜矿是秘鲁最著名的投资者与土著人因环境和权利问题发生冲突的案例之一。拉斯班巴斯铜矿于2004年开始建设，经过12年的国际公开招标，瑞士斯特拉塔公司购买了该项目的开发权。2011年，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获得了批准。2013年，斯特拉塔被英国跨国公司嘉能可收购。嘉能可是一家英国公司（总部位于瑞士），最初专门销售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和铜。嘉能可成立于1974年，1990年收购了斯特拉塔；2013年5月完成了与斯特拉塔的合并。嘉能可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全球自然资源公司之一。中国是铜的最大买家之一，担心嘉能可会控制铜市场（《中国60亿美元购买嘉能可秘鲁铜矿》，2014年）。合并后，嘉能可-斯特拉塔控制了全球7%的铜供应量，中国认为它未来将控制更多的铜供应量（Chon, 2013年）。为确保合并获得批准，嘉能可提出出售拉斯班巴斯铜矿（Chon, 2013年）。根据协议，嘉能可有三个月的时间将拉斯班巴斯铜矿出售给一家中国公司，并在2014年8月前找到买家（Ferreira-Marques, 2013年）。

总的来说，这对嘉能可是最好的选择，使得斯特拉塔成功地与嘉能可合并，并利用MMG的58.5亿美元减少其债务（《中国60亿美元购买嘉能可秘鲁铜矿》2014年）。如果嘉能可还坚守着铜矿，在MMG收购拉斯班巴斯铜矿之后的政治动荡和抗议活动，情况可能会更糟（《现在看来嘉能可出售拉斯班巴斯铜矿的决定十分及时》，2015年）。

中方的参与始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子公司--中国五矿资源公司（MMG）与香港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和中信

金属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与嘉能可（Glencore Xstrata plc）在2014年达成邦巴斯项目铜矿项目（Las Bambas）股权收购协议，交易对价为58.5亿美元（约合356.1亿元人民币）。收购邦巴斯项目是中国金属矿业史上迄今实施的最大境外收购。中国五矿资源有限公司（MMG）拥有拉斯班巴斯铜矿62.5%的股份，中国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占22.5%，中信金属有限公司占15%。拉斯班巴斯铜矿的年限预计在20年以上，主要通过露天矿生产铜以及金、银、钼精矿的副产品。拉斯班巴斯铜矿于2016年7月在阿普里马克省进入商业化生产。它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之一，雇佣了近8000名员工，包括偶尔在矿场工作的合同工。根据MMG网站的介绍，99%的员工是秘鲁人，其中约20%来自阿普里马克地区。

秘鲁40%以上的领土曾被用于采掘活动，但在拉斯班巴斯案例中，科塔巴姆巴斯地区89%的领土和格劳地区72%的领土被特许用于采矿。虽然秘鲁法律要求当地人参与和同意，但这些领土是在没有与当地土著人群体协商的情况下租赁的（Estrada, 2015年）。这导致了当地土著人团体及其盟友的抗议，他们不支持采矿作业带来的有害影响。外国的矿业投资者以优先考虑开采自然资源的潜在价值，而不是优先考虑环境或健康和生命而声名狼藉。多年来，秘鲁已成为拉美最具吸引力的矿业投资国家（Andina, 2018年）。投资增长在土著人社区的领土上引发了紧张局势，并由于虚假的承诺和误导性的文件，例如环境影响评估被秘密改写，导致了土著人对投资者的不信任。

项目给中国带来的好处

总体而言，MMG公司对拉斯班巴斯铜矿的愿景是打造全球最受尊敬的基本金属公司，以及为其所在社区及股东及创造财富（PDAC，2016年，2015年）。中国在自然资源上的投入巨大，拉斯班巴斯铜矿预计年产铜45万吨，是全球最大的同类矿山之一（Yap,2014年）。MMG公司提倡“共同负责、多重代理、杠杆式”的方法，旨在促进秘鲁所有人平等参与社会发展，它还支持拉斯班巴斯社会基金，该基金为当地社区进行社会发展工作，以造福科塔巴姆巴斯和格劳地区的居民（Mine for Progress, n.d.）。

拉斯班巴斯铜矿的经济影响可以通过该矿对秘鲁国内生产总值的积极影响来体现。拉斯班巴斯项目被认为推动了2016年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9%，而2015年为3.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经济调查，2017年）。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也为增加国民就业做出了贡献。拉斯班巴斯铜矿占秘鲁铜产量的16%。未来20年，预计将为政府贡献约50亿美元的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DuPée，2019年）。

2019年9月，MMG公司与中国国新国际投资和中信金属有限公司一起签署了一份合同，以推动阿普里马克中南部地区的数字化和自动化项目；该合同将有助于连接和改善现有的无线服务，让拉斯班巴斯铜矿能采用更多的安全措施（Ruiz-Leotaud，2019年b）。这份合同意味着要在海拔4600米的地方建设一个私有LTE网络，连接所有员工和设备；采矿作业需要有一个可靠的综合网络，以提高安全性（诺基亚，2019年）。合同签订时间为2019年9月，但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否改善矿区的工作条件还很难说。拉斯班巴斯铜矿所在的科塔巴姆巴斯省约有3.2万名克丘亚人，占该省人口的85%，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约占62%（Brinkhoff，2018年）。文盲率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文盲占人口的近四分之一，许多克丘亚人没有得到适当的教育得以进入劳动力市场。

拉斯班巴斯的道路

拉斯班巴斯的来来往往卡车是近期发生的抗议和道路封锁的主要原因。在最初的计划中，铜矿的运输并不是通过道路，而是将修建一条管道，将矿区与沿海的阿雷基帕港连接起来（Baird，2019年）。然而，当MMG接管矿区后便取消了这一管道项目。当地社区提出抗议，称没有就使用土路（未铺设的道路）征求他们的意见，卡车在土路上来来往往会造成空气和灰尘污染，特别是卡车行驶在南部道路（SouthernRunway）上会产生大量粉尘，覆盖农民的土地，

杀死农作物和牲畜，对当地人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Baird, 2019年）。政府和MMG虽然愿意与抗议者协商，但他们又把抗议者提出的要求说成是无法实现的，甚至超出了秘鲁法律的范围（Ruiz-Leotaud, 2019年a）。抗议者要求停止南部道路的交通，直到进行适当的协商和达成永久性解决方案。冲突源于秘鲁政府颁布的一项最高法令，该法令规定南部道路为国家道路，因此是公共道路，不受地方控制。当地社区认为，颁布这项最高法令就是为了辅助拉斯班巴斯铜矿项目。

环境影响评估及其缺陷

2010年正式的拉斯班巴斯环境影响评估提供了项目各方面的信息，包括：气候、地质、水质、空气质量、土壤质量、野生动物和植物。环评衡量了该项目对拉斯班巴斯铜矿区周围环境的上述方面的影响，得出的总体结论是矿区的存在没有对周围的环境或该地区周边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损害。

关于社会经济影响，MMG公司的结论是在矿区周边不足三分之一的社区成员会受到开采带来的负面影响；矿区周边农村贫困地区会因为道路的建成和交通的增加，有望增加经济机会。MMG公司制定了一项环境管理计划，目标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项目活动对受勘探影响地区的不利影响，将按照相关勘探环境标准的准则开展预防、恢复和控制工作”。

另一个争议点是新通过的欧IV车辆排放计划，该计划预计将减少35%的一氧化二氮排放到环境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7年）。此外，还要限制车辆的行驶，只允许在上午7时至下午5时之间上路，以减少污染。社区成员表示，这些新法规都没有得到遵守（Jamasmie, 2020年）。

环境影响评估的一些不足之处在于它仅限于发布评估的小组的范围，这可能导致评估中出现偏差。此外，对环评的最后一次修正是在2014年。拉斯班巴斯铜矿目前的环评需要由第三方小组进行修订，以公正的方式进行评估。虽然环评中列出了一些安全措施，用以保护周围的社区和环境，但许多最初的承诺并没有履行。

其中包括为矿山周边城镇和通往矿山的道路提供更好的经济机会，以及为城镇提供医院和卫生系统。所有这些与社区发展有关的承诺都被列在拉斯班巴斯网站的“社区参与计划”中，据称该计划将惠及13,000名公民，并为他们的经济注入6450万美元（“Las Bambas”，n.d.）。在主要受影响的城镇之一查尔瓦瓦乔的抗议活动，由于政府暂停公民自由并颁布紧急法令，致使开始建设已承诺给该镇的污水系统和医院而告终。尽管如此，公民声称政府因土地受损而欠下赔偿金。虽然环评承认必须采取安全措施来保护生态系统和原住民，但MMG并未对拉斯班巴斯附近的原住民社区落实安全措施或承担义务。

对土著人的影响

当拉斯班巴斯铜矿由斯特拉塔所有时，铜矿得到了国家和地方当局以及社区的普遍支持。但是，在2014年被MMG公司收购后，铜矿的环境影响评估进行了修改，并且当地社区和斯特拉塔之前已达成协议条款也作废了。环评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将矿石运到阿雷基帕的方法。公司原本计划通过管道运输到附近的一个矿山，但后来提议的管道被取消，改为使用卡车运输。这一变化没有得到当地社区的同意，也没有与当地社区进行商议，引发了反对新运输方式的浪潮，卡车运输被认为会造成灰尘和噪音污染；并且对当地道路的使用没有任何补偿（Vargas-Diaz, 2017年）。

拉斯班巴斯矿区的冲突突显了当地社区在与外国企业和本国政府打交道时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当地人被排除在有关其社区的讨论之外，他们关心的问题得不到表达。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国家的干预，一些抗议者不幸丧生，秘鲁多次宣布拉斯班巴斯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2015年9月25日，查尔瓦瓦乔进行抗议活动以回应2013年至2015年期间拉斯班巴斯铜矿项目环评的六次违规修改（Vargas-Diaz, 2017年）。每一次修改都得到了政府的批准，项目包含三个露天矿坑和一条大型公路，引发粉尘、噪音和振动等风险，但在规划过程中从未征求过土著人群体的意见。9月29日，近1.5万人聚集在查尔瓦瓦乔抗议这个74亿美元的采矿项目，原因是担心开采活动会造成环境破坏（BBC, 2015年）。政府派出了1500名警察和150名士兵。在抗议者与警察的冲突中，4人身亡，数十人受伤。为此，奥良塔·乌马拉总统宣布进入为期30天的紧急状态。

此后，抗议活动不断增多，特别是在2017年2月和8月，抗议活动导致了类似的紧急状态。这些抗议活动是为了回应MMG公司后来没有履行对查尔瓦瓦乔社区的承诺，例如对使用玛拉的一条道路进行补偿（Vargas-Diaz, 2017年）。近期，针对2020年1月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尽管政府和MMG并没有遵守法律或拉斯班巴斯铜矿项目的商定条款，秘鲁领土治理部副部长劳尔·莫利纳仍旧敦促抗议者向政府和MMG公司提出更为现实的要求（RuizLeotaud, 2019年a）。当地土著人社区的抗议对铜矿的业务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道路封锁之后，MMG公司被迫修改了2019年铜产量的预期。除了拉斯班巴斯矿区的抗议活动外，塞罗佛得角、安塔帕卡韦和康斯坦西亚的矿区也受到影响，运往港口城市的货物被推迟（Aquino, 2019年）。一年来道路封锁时断时续，但达成长期协议的谈判尚未成功。虽然谈判条件尚不清楚，但MMG称抗议者的要求过高且不可行（Taj, 2019年）。截至2020年2月，道路封锁仍在继续，并影响到了拉斯班巴斯和其它矿区的运营。

这些抗议活动的根源是土著人社区要求重新界定矿区道路的地位，这些道路目前被界定为国家道路。此外，抗议者继续呼吁采矿企业履行尚未兑现的社会和环境承诺，但该企业声称已经履行了这些承诺。拉斯班巴斯代表了一个涉及企业与社区关系冲突以及政府与社区关系冲突的案例。对经过土著人社区农田的道路进行分类，以及公司未履行承诺的情况表明，外国企业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政府需要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来缓解紧张的局势。

采矿活动引起的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到当地土著人社区，尤其是这些社区依靠农田和当地水资源为生，环境破坏会对他们的基本生活会造成破坏性影响。秘鲁是南美洲最缺水的国家。此外，即便是没有计入采矿对其原有资源的影响，秘鲁已被认定为全球第三大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Bebbington, 2018年）。虽然据估计采矿业的用水量只占秘鲁水资源的5%，但其有人士指出，这一数据低估了采矿业用水量的真实影响。许多矿区位于秘鲁的上游地区，一旦受到污染就会严重影响下游社区。此外，采矿往往会对水质产生不利影响，不仅会影响河流，还会影响整个流域和地下含水层（Bebbington, 2018年）。因此，一旦水资源受到污染其影响将长期存在，影响子孙后代，并进一步加剧秘鲁水资源稀缺的状况。

虽然拉斯班巴斯铜矿为中国和秘鲁的经济带来了切实的经济利益，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土著人权利问题。与亚马逊航道项目的环评类似，拉斯班巴斯铜矿的环评不仅在范围和影响评估方面不够充分，而且在没有与土著人社区进行适当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修改了环评，进一步恶化了企业与当地社区的关系。此外，秘鲁政府颁布的最高法令宣布当地的道路为国家道路，土著人抗议者视此举为政府为扶持项目而牺牲当地社区的利益。

案例 #3：库斯科58号区块天然气项目

秘鲁拥有超过10亿平方公里的沉积盆地，在高度多样化的环境下，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其中一部分从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采（Rosell-Melé等，2017年）。目前秘鲁的天然气储量超过12.5万亿立方英尺，石油储量为6亿桶（“秘鲁油气勘探活动史”，未注明日期）。秘鲁的石油生产在20世纪70年代蓬勃发展，此后，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层出不穷，年产量估计达到

1.95亿桶（“秘鲁油气勘探活动史”，未注明日期）。

目前，秘鲁拥有中美洲和南美洲第7大原油储量（“美国能源信息署”，未注明日期）。2015年1月，该国估计拥有7.41亿石油储量和15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是中美洲和南美洲第四大储量，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巴西（“美国能源信息署”，未注明日期）。秘鲁有六家炼油厂，其中大部分归国有公司

Petroperu所有，该公司深入参与秘鲁的石油生产和分销（“美国能源信息署”，未注明日期）。最近，由于秘鲁亚马逊北部的石油泄漏和废水排

放造成的广泛污染，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和生产受到了限制（Rosell-Melé et al., 2017年）。

中石油在该地区的背景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简称中石油，英文缩写CNPC）成立于1988年9月，是原石油工业部下属的国有企业；中国政府对石油天然气勘探的资本配置和战略部署等大部分重大决策进行监督（Victor等，2011年）。1998年7月，中石油进行了重组，成为一个涵盖油气上下游业务、油田服务和工程建设的综合性集团。中石油的目标是成为石油能源行业国际一流的企业（中石油网站，未注明日期）。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PetroChina）是中石油（CNPC）的主要子公司，中石油持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86%的股份（Victor等，2011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在纽约和香港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其发行的股票让中石油得以进入国际市场（Victor等，2011）。中石油在1993年进入秘鲁市场，在秘鲁塔拉拉油田拥有1-AB/8和6/7号生产区块。2013年，中石油收购了秘鲁国家石油公司的全部股份以及10/57/58号区块。此次收购不仅是为了扩大中石油在拉美的油田储备，也为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继续开发巴西海上石油储备提供了近90亿美元的资金（Ferreira-Marques, 2013年）。

塔拉拉油田位于秘鲁西北部，6/7区块是中石油在海外的第一笔石油开发投资，于1993年和1994年获得。到2014年，石油日产量超过4000桶。2003年，中石油与Pluspetrol公司就1-AB/8号区块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该公司在拥有区块45%的股份（《中石油在秘鲁》）。

区域环境影响：中石油在秘鲁的油气勘探

在过去40年里，秘鲁亚马逊北部有数个石油和天然气开采项目；这些项目一再引起人们对环境影响的关注（Rosell-Melé等，2017年）。中石油计划在秘鲁亚马逊地区收购100万公顷土地，用于勘探石油和天然气；这些土地包括存在严重环境隐忧的区域（Hill, 2013年）。截至2012年，中石油在58号区块发现了超多34万公顷的石油。58号区块包括亚马逊地区的高度敏感地区，居住着马奇根加、卡昆特、阿沙宁卡和尹恩土著人群体。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

问题特别报告员詹姆斯·安纳亚称，该地区由于石油作业出现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包括水和土壤的污染。这给土著人的健康和粮食供应造成了严重的影响（Hill, 2013年）。此外，在中石油收购58号区块之前，秘鲁政府宣布该区块附近的三条河流流域为“环境紧急状态”，因为在土壤中发现了威胁生命的金属和碳氢化合物，这是由其他企业运营的邻近区块例如1-AB号区块和8号区块所造成（Hill, 2013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石油仍坚定要进行油气勘探，并计划斥资20亿美元开发58号区块。中石油将钻探60口井，以开采约390万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占秘鲁天然气储量的27.7%（Slav, 2017年）。

中石油在收购秘鲁亚马逊地区的土地之前就已经有因违反环境法律数次受到处罚的记录，让人质疑中石油是否有能力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进行开采。

对北部土著人社区的影响

随着石油成为秘鲁的主要出口产品，亚马逊北部地区的居民深受影响，他们的经验或许对南部58号区块的居民会有所启发。这一地区生活着阿丘雅、基须亚、库卡马、克丘亚和乌拉里纳土著人，祖先留给他们的土地上出现了未经规范和粗制滥造的钻井现场，他们的社区遭到了破坏（Hill, 2017年）。秘鲁的亚马逊北部地区被分割成了许多石油钻井区块，然后在许多国际钻探公司之间进行购买、出售和转让等交易。几十年来，这些国家的钻探活动造成了钻井现场的石油和受污染的水泄漏到河流、湖泊和当地土著人的土地上（Hill, 2017年）。洛雷托地区的一个土著人联合会指出，“……被石油污染的湖泊、被污染的动物、死鱼、知识的流失、社会的混乱以及对男性、女性和儿童的虐待等”对土著人的利益造成了损害（Hill, 2017年，出版社不详）。在亚马逊北部盆地有110万公顷的土地被宣布为“环境和健康紧急状态”，这一状况令人震惊（Equidad, 2017年）。根据2005年卫生部的抽样调查和报告，科连特斯盆地99%的阿丘雅男性、女性和儿童的血液中镉含量高于允许范围（Hill, 2017年）。另外66%科连特斯盆地的阿丘雅儿童血液中的铅含量高于允许范围（Hill, 2017年）。多年来，健康问题和土地权利得不到承认一直是侵犯秘鲁土著人的主要问题。由于钻井地点在公司之间频繁转让，法律和道德责任难以确定，赔偿举措还尚未开始。

2019年8月，秘鲁北部一个小镇一栋建筑在针对中石油的抗议活动中被纵火焚烧。代表该地区土著人抗议者希望中石油同意对当地发展做出承诺，例如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遵守环境保护标准、保护当地土地权利等（Taj, 2019年）。这是首批针对中石油的秘鲁业务直接抗议活动之一。

2020年1月，在一个对土著人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庭案件中，秘鲁法官裁定，政府将亚马逊河靠近巴西边境的一个土著人区域排除在任何石油勘探和开发之外”（Cervantes, 2020年）。这项裁决是第一个为自愿与石油公司隔绝的土著人提供支持的裁决。这一裁决中止了秘鲁北部洛雷托地区三块油田的

开发。法院裁定，必须在亚马逊北部周围建立一个严格的保护区，保护土著人的土地权和环境权。2020年1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庭判决带来了希望，但这将如何影响中石油在库斯科附近58号区块的勘探和钻探计划还有待观察。

案例 #4：两洋铁路一体化走廊

两洋铁路是一个拟建项目，旨在从巴西的波多黎各桑托斯港到秘鲁的伊洛港，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铁路的设想是为了通过创建替代性的运输方式，结束海运对贸易的主导地位。这条铁路的构想最初是在2013年，铁路将给南美带来巨大的贸易和经济效益；但是，铁路对环境和土著人群体的影响一

直受到批评。拟议的铁路路线将侵犯土著人的领土，并有可能进一步破坏亚马逊雨林的稳定。

本节首先介绍项目的背景，然后是项目的效益，最后是铁路对环境和土著人群体的影响。



双洋铁路的拟建路线。来源：Granma (Batista, 2017年)

两洋铁路的背景

两洋铁路一体化走廊是一条跨国铁路，将连接南美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这条全长3858公里的铁路将从巴西的波多黎各桑托斯港进入玻利维亚，终点是秘鲁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伊洛。秘鲁、玻利维亚和巴西都接受了客货共线铁路的想法，巴拉圭现在也在考虑参与。两洋铁路最引人注意的地方也许是——与其它案例研究所涉及的不一样——它可能对航运时间产生的影响。据估计，这条铁路将使玻利维亚和巴西的货物到达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的时间缩短20多天。项目预计总费用约为100亿至140亿美元，仅秘鲁就计划出资约70亿美元（Grey, 2018年；Bonachera, 2018年）。秘鲁政府建议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项目融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Campos Vélez, 2020；Jacques, 2019）。

两洋铁路的构想源于南美洲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这是2000年秘鲁、玻利维亚和巴西为整合其公路网而达成的协议。倡议旨在促进三国之间的贸易，但这一目标至今未能实现（Ortiz, 2017年）。倡议并没有促进贸易产品的多样性，自倡议颁布以来，巴西和秘鲁之间的贸易只实现了微弱的增长。考虑到这一铁路基础设施整合的迫切需求，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南美时与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讨论了多国铁路网的构想，两洋铁路的概念应运而生。随后进行了多项可行性研究，涉及的三个国家都批准了该项目，预计2025年建成（Grey, 2018年）。项目还得到了其它几个区域实体的支持，包括南美洲国家联盟。尽管有这样的支持，但两洋铁路的施工尚未开始，目前还不清楚该项目是否会实施（Berti, 2020年）。项目面临的问题包括玻利维亚的政治动荡，最重要的是，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明显对该项目不感兴趣。博尔索纳罗政府现在似乎更倾向于选择一条巴西商品经智利出口到中国的路线（Campos Vélez, 2020年）。

效益

两洋铁路旨在通过简化大西洋和太平洋通道，将巴西、玻利维亚和秘鲁连接起来，并将大幅缩短这些国家向亚洲出口货物的时间。此外，项目希望让玻利维亚成为两洋铁路系统的“中心枢纽”，这将极大推动这个内陆国家的贸易能力（CAF, 2019年）。玻利维亚获得了一些支持，拉美开发银行最近与玻利维亚签署了一项协议，资助一项预投资和物流研究，以改善国内铁路连接。物流研究还要求对秘鲁和巴西进行进一步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铁路系统的“技术和监管、比较和标准化”（拉开行, 2019年）组成部分。

与玻利维亚类似，秘鲁预计也将直接从该项目中受益。秘鲁一直苦于难以到达玻利维亚和巴西市场，贸易量很小，不到其总量的1%（Berti, 2020年）。两洋铁路可能会让秘鲁对玻利维亚和巴西出口实现更大增长。在三个国家之间，秘鲁也被认为是经济上最有条件参与该项目的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学家约翰·阿什本认为，秘鲁很可能会从铁路建设伴随的铜价上涨中显著受益（Berti, 2020年）。秘鲁从两洋铁路中的获利看似有限，但似乎有望为其带来一些相关的经济效益。帮助相关国家提高出口能力是项目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有一些预期的效益。改善区域合作，包括在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协作，被认为是一种计划之外的效益。例如，自两洋铁路的相关谈判开始以来，秘鲁和玻利维亚已同意共同合作对共有的的喀喀湖进行除污处理（气候外交, 2018年）。不过，这一合作不能完全归功于铁路的影响。

影响

虽然两洋铁路尚未开工，但人们十分关心项目对环境和土著人的影响。当该项目于2016年首次开始开发时，民间组织DAR（权利、环境和自然资源）发现，铁路的5个拟建路线选择中有4个会经过自然保护区或土著人保留地（DAR, 2019年b）。环境保护人士提出了这样的担忧，即铁路的建设将与建设从巴西港口到秘鲁圣胡安德马科纳港的跨洋公路一样，面临类似的环境和土著人问题（Grey, 2018年）。事实上，巴西和秘鲁的其它官方机构也提出了类似的担忧。巴西国家铁路工程公司（Valec）表示，两洋铁路将是一项巨大的建造工程，不仅会穿过土著人保留地，还会破坏敏感的生态系统（Leal, 2016年）。根据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秘鲁文化和环境部表示，在修建这一全长5000公里的铁路之前，必须与土著人社区进行协商（Leal, 2016年）。尽管有这样的呼吁，秘鲁环境和自然资源法主任塞萨尔·甘博亚也对项目可能带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缺乏透明度表示担忧（Grey, 2018年）。

两洋铁路将对土著人社区造成巨大影响。首先，这条铁路将穿过土著人保留地，人们担心铁路可能会加剧当前的问题，例如非法采矿、非法伐木、环境破坏和社区整体福利的退化（Ortiz, 2017年）。土著人社区通常没有正式的土地所有权，因此这些社区的土地更容易被剥夺，为两洋铁路的建设让路（Ortiz, 2017年）。虽然秘鲁政府已确认会与土著社区进行协商，但鉴于项目的复杂性和规模，以及受影响的土著人社区的数量，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任务。据共同利益协会估计，说着不同的语言的超过600个不同的土著人社区可能会受到这条铁路建设的直接影响。此外，这些社区中至少有15个是与世隔绝的社区，这将使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的实施更为复杂化。

除了土著人社区，铁路还威胁到亚马逊地区的其它地区，这些地区有全球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SALSA，2015年）。虽然在任何情况下，因土地使用变化而造成热带雨林损失都令人担忧，但这三个国家甚至可能是四个国家的亚马逊雨林的损失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亚马逊雨林不仅占世界生物多样性的10%，还拥有大量的濒危和特有物种，这些物种在世界其它地方是找不到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亚马逊生态系统对与之和谐共处的土著人社区具有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同时也对生活在这一生态系统外的人有益。一个健康的亚马逊对该地区乃至整个地球都很重要，因为它起着碳汇的作用，储存了原本会进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两洋铁路虽然能带来潜在的经济效益，但项目的复杂性和规模很可能对环境和土著人社区产生严重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应与潜在经济效益一样得到同等的重视。

与本手册中探讨的其他案例研究不同，两洋铁路基础设施项目有望为秘鲁及其区域伙伴带来多种经济效益。最显著的好处是缩短了运往亚洲的时间，提高了相关国家的出口能力。然而，这些效益是有代价，特别是敏感的亚马逊生态系统和生活在其中的土著人社区可能要付出的代价。鉴于两洋铁路的规模，从人权和法律的角度认真考虑600个土著人社区将受到何种影响，对这一项目来说至关重要。



DAR摄影档案

第四部分

意见、建议和下一步行动

Denisse Linares

法律，环境与自然资源协会 (DAR)

上述案例表明，对于参与项目的许多利益相关方来说潜在的利益十分诱人。但是，还需要解决当前和潜在的土著人相关待遇和尊重其权利的问题。首先，对涉及土著人或其领土的项目感兴趣的各方应遵守和尊重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原则。该原则允许土著人同意或拒绝任何会影响到他们或其领土的活动或项目。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同意可以被撤销。原则允许土著人社区与企业谈判，确定活动的设计和实施方式，并允许他们监测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如环境等问题，土著人社区可以撤销先前的同意决定。虽然1993年秘鲁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但在2007年秘鲁投票赞成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中有这一原则。此外，保护所有人权是秘鲁宪法中的一项原则，应该延伸到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

第二，环境影响评估应根据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进行，并对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更好更全面的概述。没有全面分析环境影响和对土著人社区影响的环评将使受影响的群体无法根据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作出知情的决定，未来更有可能引发冲突。此外，全面的环评在公司和土著

人社区之间会建立良好的关系，使社区的参与和沟通得到改善，从而建立更好更多的合作关系。提高透明度和减少各相关方之间的腐败行为能让秘鲁决策者能够更好地监督和评估遵守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的情况。

第三，中国投资者在秘鲁进行项目开发时应考虑到“自然权利”及其对土著人的附属保护。虽然目前秘鲁宪法中没有正式的“自然权利”的表述，但在整个亚马逊地区争取这类权利的运动正在进行，秘鲁对此表示出了兴趣和支持，特别是通过与国际自然权利法庭的接触。秘鲁虽然有广泛的环境保护和管理法律，规定了该国自然资源的获取权和可持续利用权，但这些法律通常还不足以保护生态系统和直接依赖生态系统的土著人群体。因此，投资者和开发商目前有责任采用预防原则，在对环境和土著人居民影响方面采取保守的态度。如果不考虑项目对自然界生存、可持续和再生能力的影响，不仅在秘鲁范围内，在整个区域内都会产生法律影响。

最后，中国和秘鲁必须联合协作，通过建立政府间工作组来加强两国当前的合作。中国在秘鲁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上都持续产生影响。随着投资机会的增加，中国和秘鲁之间需要一个政府间的机制，这将有利于拟建项目的顺利完成或有利重组。在秘鲁政府、非政府组织、土著人团体与中国政府和投资者之间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沟通论坛，让各方进行更公开的参与。此外，通过政府间工作组，每个国家将有一个指定的联络点，以促进沟通，确保透明度，并鼓励支持可能影响中国在秘鲁投资的适当举措。

结论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和秘鲁之间的长期关系持续发展，2009年签署了《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秘鲁在2019年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些行动推动和确保了两国关系将继续蓬勃发展。双方的合作虽然带来了切实的经济效益，但还必须更加关注和考虑秘鲁的土著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众多的国际和区域法律框架为在秘鲁投资的中国企业了解土著人和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架构。更多更好地遵守这些框架和原则，例如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将使两国关系能够得以持续的同时尊重土著人以及环境权利和保护。本手册概述的四个案例显示，涉及中国企业的關鍵性发展项目对土著人社区及其环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意见、建议和下一步行动章节针对出现的问题，为中国和秘鲁如何处理土著人和环境问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虽然大型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十分复杂，需要与许多利益相关方打交道，但应更多地考虑到土著人权利和环境权利，避免中国投资者遇到棘手的问题和失望而归，也避免让秘鲁土著人陷入困境。

附录

在秘鲁投资项目需要遵循的环境法律框架

《秘鲁政治宪法》作为秘鲁国家大宪章，是其自然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的相关法律框架的基础，它衍生了更多关于制度和环境管理的具体规范，以及国家各地区对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参与。

在主要法规中，我们通常会提到《一般环境法》、《可持续发展法》、《环境评估体系法》，以及关于建立干预秘鲁自然资源管理的机构和组织的规范。这些标准以国家环境管理体系为框架，为环境管理的发展提供了依据。国家环境管理系统的管理机构是环境部，该系统包括子系统、规范、政策和环境机构，以确保有序地运作，在此基础上，还设有适用于每个部门的一般规范和特定规范，以及评估和检查机构的规范¹。

更具体地说，为了了解投资项目环境评估的审批过程，这些都是在环境影响评估系统领域发展起来的，该系统包含在国家环境管理系统中，是国家环境认证局的核心部分。国家环境认证局旨在评估所有部门投资项目的的环境手段，这在项目的整个周期中都必须遵守。

同样，还有一些机构负责监督和管理公司的活动，对公司在遵守或不遵守环境规范和政策方面的表现进行制裁；这些职能由环境评估和检查署负责。

最后，还有作为评估机构的独立机构，以及更专业的资源管理机构，例如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国家水务局、森林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下文详细说明了依托于交通、农业、商业、能源等部门的管理局或组织机构的具体职能。

国家环境管理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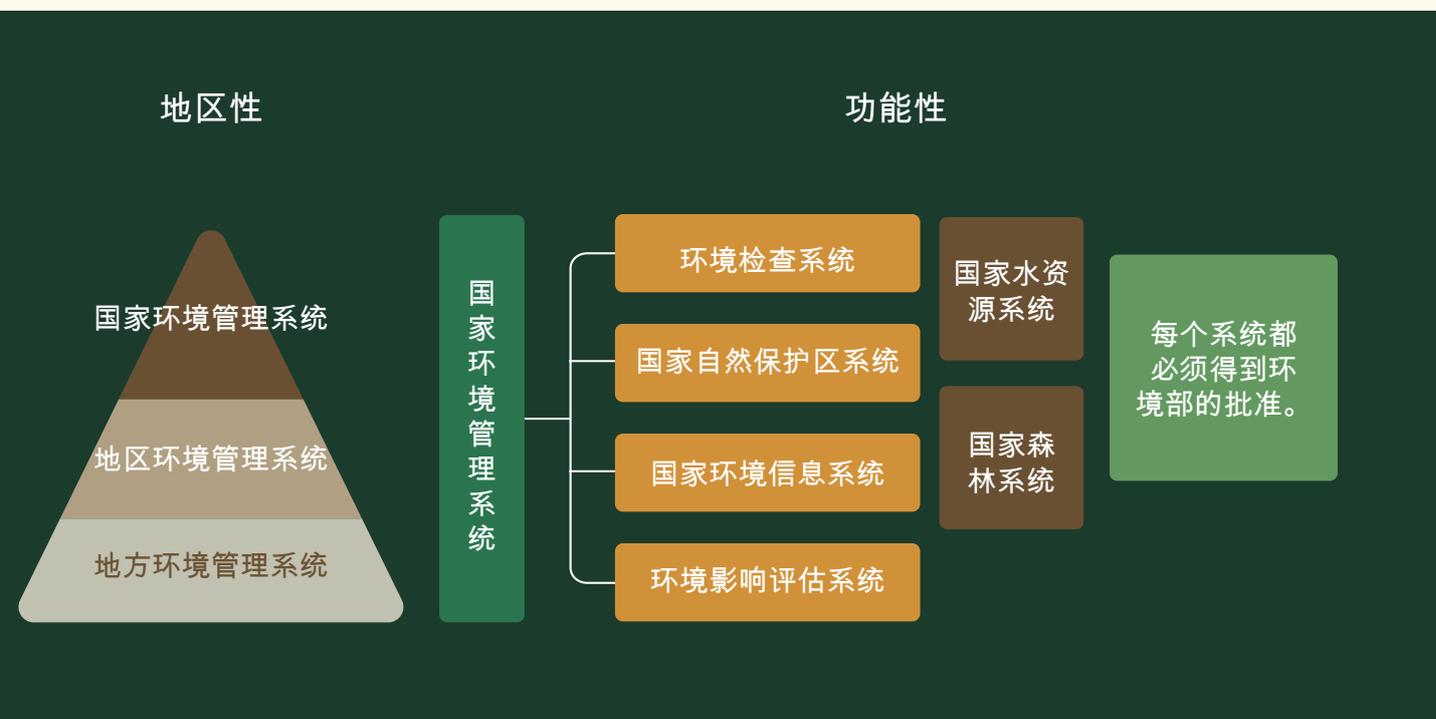
国家环境管理系统于2005年建立（第28245号法律），目标是指导环境部的工作，并“确保最有效地遵守公共部门实体的环境目标”（第1条）。

国家环境管理系统又分为两类系统进行运作。1) 功能性，即根据各部门的职权发展出的系统，分为六个子系统：国家环境信息系统、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环境检查系统、环境影响评估系统、国家水资源系统和国家森林系统。

1. 创建规范，第29157号法律。

2) 地区性，即根据各级政府在《权力下放基本法》（第27783号法律）框架内所拥有的权力发展出的系统；根据这一分类，地区性系统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地方性系统。

同时，有一些横向的战略方向将优先议题纳入每个系统，例如：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国土规划；



-主要环境管理机构及其创建的规定

环境部 (第1013号法令)

根据《私人投资增长框架法》（DL第757号），环境部是秘鲁环境的管理机构，它为环境保护提供法律保障，确保每个利用自然资源的部门都得到环境部的批准（第51条，DL第757号）。

环境评估和检查署 (第29325号法律)

是隶属于环境部的专业技术公共机构，是环境检查系统的管理机构。它负责检查所有自然人和法人遵守环境法规的情况。此外，它还有评估、监督、检查、控制、制裁和对环境事务激励措施等职能，独立、公正、并按照国家环境政策的规定进行²。同样地，它还在其职权范围内，在与项目相同的区域内，制定环境控制的监督方案³。

2. DAR, (2013年), 2013评估: 秘鲁能源部门的透明度, 第176页

3. DAR, (2013年), “对《油气活动公众参与条例》的初步意见”

国家环境认证局

在环境机构框架内，作为与环境部相联系的管理机构，认证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负责对最复杂的环境影响研究进行分类和评估，例如运输、采矿、油气、能源等部门的详细环境影响评估。因此，当持有人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详细时，他/她根据其部门的相关规定向上述机构提交信息。此外，认证局还评估和支持环评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秘鲁的主要环境法规：

在秘鲁，有一些一般性规范可以组织国家环境管理系统其子系统；还有一些特定规范主要是为每个部门以及每个机构的评估、检查和控制过程提供指导。

《自然资源可 持续利用组织法》 第26821号

上述法律根据《秘鲁政治宪法》，规定了向个人提供自然资源的条件和方式，还规定了对资源使用的限制是在“符合国家利益、共同利益，并在本法、特别法和有关管理规范规定的范围和原则内进行的”（第8条）。

因此，国家作为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所拥有的一般权力在下列文件中提到：

《环境基本法》 第28611号

这是一部框架法，它规定了基本原则以及政治结构、管理办法和国家环境管理系统应该实施的评估。在监管系统中，《环境基本法》是该部门最广泛的主要标准，它明确提到了环境影响评估及其实施涉及的所有文书。

《环境事务透明 度、公共环境信息 获取以及公众参与 和协商条例》

环境部通过第002-2009-MINAM号文件批准了本条例，《条例》旨在制定关于公共信息获取和环境信息透明的规定，以及管理公众参与环境问题的机制⁴，要求公共和私营部门必须遵守。。

4. DAR, (2013年), 2013评估：秘鲁能源部门的透明度，第27页

《条例》制定投资项目或其他涉及资源使用的事务中专门规定了公众参与的机制；包括以下部门的规范。

油气 《油气活动公众参与条例》（第002-2019-EM号最高法令）

农业 《公众参与评估、批准和监督农业部门环境管理办法条例》（第0182012-AG号最高法令）；

《埃斯卡苏协定》

秘鲁目前正在审批《埃斯卡苏协定》，这是拉美国家第一份区域性的环境权利文书。《协议》目标是保证充分有效地落实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保证公众参与环境决策过程；保证在环境问题上诉诸法律，以及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此外，《协定》还规定各国有义务保护致力于环境保护的个人和团体⁵。

《《国家环境管理系统框架法》第28245号

旨在调整环境部与其他机构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的行动，这些机构必须行使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管辖权和职能。环境部管理国家环境管理系统，所有其他子系统都是在这一框架内根据上述政治和法律框架制定的。

《环境影响评估法》及其条例

《环境影响评估法》第27446号旨在对投资政策、计划、方案 and 项目进行环境评估，无论是采掘业还是基础设施建设⁶。

实践中，环境影响评估监管框架旨在防止投资项目可能带来的社会环境影响，为此，它建立了一系列工具，称为环境管理办法，促使项目持有者提交社会环境科学信息，提供项目所在地区的全部信息，并采取必要措施预防环境影响。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为预防投资项目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主要是进行环境影响研究，因为环境影响研究是最完整和最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系统监管框架的具体行动范围是管理投资项目的环境认证过程⁷，评估的是项目持有者提供的信息。为此规定了投资者应采取的步骤，以及国家机构根据其技术能力应进行的干预。

5. 参加: <https://www.dar.org.pe/noticias/escazuahora20201/>

6. EESL法 第18条。

7. 为此，环境部列出了一份投资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已经有了环评等级；ProInversión也有一份项目清单，这些项目要想运作就必须获得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估批准。

环境影响评估所涉及的认证过程相当复杂，因为它涉及收集项目所在地区不同生态系统和人口的信息。因此，对上述信息的评估必须有相应的工具以便对信息进行充分和有效的核查，从而使国家比项目持有者先行一步，并拥有专业技术知识，可以要求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和提供高质量的信息。

环境影响认证办法又从最复杂到最简单分为：环境影响评估-详细，环境影响评估-半详细，环境影响报告。目前，所有的环境影响评估-详细都是由国家环境认证局进行的。

评价上述信息的责任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制定规则，惩罚双方的违规行为或不履行责任的行为，但主要侧重于信息收集方法，因为信息质量的好坏和提出的预防措施将取决于此。

在环境影响评估 框架内的交通运输 部门环境影响评估 的认证程序

环境影响评估对持有者获得项目环境认证的批准有不同的阶段，其特点是两个复杂的过程，例如：

-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
- 公众参与程序

公众参与程序由项目持有者在部门和/或主管部门的监督下进行，依次在以下阶段进行：1) 环评的准备过程；2) 环评批准后；3) 和项目实施期间。参与方式可以因阶段而异，包括研讨会、听证会、信息获取机制、监测和监督。

交通部门的公众参与程序是根据《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条例》（环境部第002-2009号文件）进行的。这是因为《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法》第27446号于2001年公布，对所有部门提出了一般性建议。虽然规定了义务，但它并没有最新的标准。2009年，《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条例》在环境部第019-2009号文件中通过。

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由主管部门进行，基本要求之一是有效履行公众参与程序，以及提交TDR（标书范围文件）中批准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性质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的执行和批准都是强制性的，是许可证持有者开始项目活动的必要条件；如果不批准或缺乏其中一项要求，当局就足以拒绝接受环评结果，或根据进程的不同阶段要求进行新的评估。

主管部门进行的评估是基于项目的不可分割性原则，即根据《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法》第3条，必须对项目进行整体评估，考虑到项目的所有组成部分和特点，以预测项目可能造成的所有累积性和协同性影响。

《交通运输部 环境保护条例》

交通运输部的环境影响评估操作在第004-2017-MTC号文件批准的《条例》中有更具体的建议。为了准确了解该部门对环境认证程序的要求，《条例》在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框架内包含了该部门认为项目的变量规定。因此，分析将包括一般监管框架，也将包括特定的监管框架。

《油气活动 环境保护条例》 第26221号法律

根据《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法》制定，《本条例》旨在避免、减轻、补救和补偿油气活动的社会环境影响。根据上述标准，该条例规定了相应程序，以及每个项目可用的环境管理办法。

法规	主要目标
《环境基本法》第28611号	环境部门最普遍的主要标准，明确提到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
《国家环境管理系统框架法》第28245号法律	组织环境部与其他机构在国家、区域和地方各级的行动。
《环境影响评估制度法》及其条例	环境影响评估制度监管框架有一个具体行动范围，规范投资项目的环境认证过程。
《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条例》	《条例》为交通运输部的环境影响评估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
《油气活动环境保护条例》第26221号法律	避免、减轻、补救和补偿油气活动的社会环境影响。

参考文献

第二届国际自然权利法庭, 利马 <https://therightsofnature.org/lima-2014-tribunal/>

关于亚马逊, 世界自然基金会, https://wwf.panda.org/knowledge_hub/where_we_work/amazon/about_the_amazon/

Afectada por construcción de la Hidrovía Amazónica. <https://www.gob.pe/institucion/mtc/noticias/49510-mtc-pesca-artesanal-no-se-vera-afectada-por-construccion-de-la-hidrovia-amazonica>

安第斯通讯社, (2017年5月16日) 《秘鲁对中国“一带一路”持乐观态度》 <https://andina.pe/ingles/noticia-peru-shares-optimism-about-chinas-one-belt-oneroad-667076.aspx>。

安第斯通讯社, (2018年8月28日) 《秘鲁与中国自由贸易协定升级》, <https://andina.pe/ingles/noticia-peru-china-get-together-to-upgrade-fta-723394.aspx>

安第斯通讯社, (2019年3月1日), 秘鲁在矿业吸引力排名中攀升了5位, <https://andina.pe/ingles/noticia-peru-climbs-five-spots-in-mining-attractivenessranking-743987.aspx>

半岛电视台, (2018年12月17日), Nuqanchik: 秘鲁新闻和语言政治, 半岛电视台, <https://www.aljazeera.com/program/listeningpost/2018/12/nuqanchik-peruviannews-politics-language-181208073950104.html>。

Andean Main & 秘鲁时报, (2018年10月16日), 连接太平洋的两洋铁路重启, <https://www.peruviantimes.com/16/access-to-the-pacific-ocean-via-bioceanic-railway-back-on-track/30943/>

Aquino, M. (2018年2月6日) 《在美国发出警告后, 秘鲁捍卫与中国的良好贸易伙伴关系》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s-peru-usa-tillerson-china/peru-defendschina-as-good-trad-partner-after-u-s-warnings-idUKKBN1FQ36P>

Aquino, M. (2019年4月13日) 《土著人社区解除对秘鲁拉斯班巴斯铜矿的封锁》,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eru-copper-mm-g-ltd/indigenous-community-ends-blockade-of-perus-las-bambas-copper-mineidUSKCN1RP0F5>

阿沙宁卡人, <https://minorityrights.org/minorities/ashaninka/>

Batista, D. B. (2017年8月14日), 连接南美洲的双洋铁路, The bi-oceanic railway to connect South America. <http://en.granma.cu/mundo/2017-08-14/the-bioceanic-railway-to-connect-south-america>; BBC, (2015年9月29日), 《秘鲁反》矿抗议活动发生致命冲突, BBC新闻 america-34389803

BBVA小额信贷基金会, (2014年), 金融包容性多部门委员会, <http://www.fundacionmicrofinanzasbbva.org/revistaprogreso/en/multisector-commissionon-financial-inclusion/>

Bebbington, A., & Williams, M. (2008年) 《秘鲁的水资源和采矿冲突》, 《山区研究与发展》, 28(3/4), 190-195, www.jstor.org/stable/25578190

Bedoya, M. (2004年) 《秘鲁的黄金开采和土著人冲突: 从阿马拉卡里行动中得到的经验》见C.K.Roy、V.Tauli-Corpuz、 & A.Romero-Medina(Eds.), Beyond the Silencing of Guns (第184-210页), 特波提巴基金会。

Bermúdez Liévano A. (2019年6月18日) 《中国“一带一路”在拉美安第斯地区的推进》 <https://dialogochino.net/en/infrastructure/27815-chinas-belt-androad-advances-in-latin-americas->;

andean-region/Berti, A. (2020年3月10日) 《两洋铁路走廊能否见到曙光?》 <https://www.trailway-technology.com/features/bi-oceanic-railway-corridor/>。

BNamericas 《中国中水电赢得秘鲁亚马逊水道特许权》, (2017年7月7日), <https://www.bnamericas.com/en/news/chinas-sinohydro-wins-peru-amazonwaterway-concession>

Bonachera, Á. R. (2018年9月28日), Lo que sabemos sobre el tren bioceánico, que recorrerá América del Sur entre el Atlántico y el Pacífico, <https://cnnespanol.cnn.com/2018/09/28/lo-que-sabemos-sobre-el-tren-bioceanico-que-recorrera-america-del-sur-entre-el-atlantico-y-el-pacifico/>

巴西、秘鲁和中国与大洋间的梦想, (2015年2月5日), <https://dialogochino.net/en/trade-investment/1412-brazil-peru-and-china-and-the-inter-oceanic-dream>

Brinkhoff, T. (2018年10月1日), 科塔巴姆巴斯, <https://www.citypopulation.de/php/peru-apurimac-admin.php?adm1id=0305>

https://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69

CAAAP: (2019年11月21日), PUCALLPA: Líderes indígenas de Loreto y Ucayali reafirman su rechazo al Proyecto Hidrovía Amazónica, <https://www.caap.org.pe/website/2019/11/21/pucallpa-lideres-indigenas-de-loreto-y-ucayali-reafirman-su-rechazo-al-proyecto-hidrovia-amazonica/>

《CAF将资助两洋铁路走廊的投资前调研》(2019年10月3日), <https://www.caf.com/en/currently/news/2019/10/caf-to-fund-preinvestment-studies-for-bi-oceanicrailway-corridor/>

Campos Vélez, M. (2020年2月), Perú pone en duda paso del tren bioceánico por su país y por Bolivia, https://eldeber.com.bo/165534_peru-pone-en-duda-paso-del-tren-bioceanico-por-su-pais-y-por-bolivia.

《加拿大Frontera公司在秘鲁石油管道遭袭后停止作业》, (2018年12月3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peru-pipeline/canadas-frontera-stopsproduction-after-attack-on-peru-oil-pipelineidUSKBN1O22QR>

Ccoillo, M. (2019年7月5日), Proyecto Hidrovía Amazónica podría afectar 424 comunidades nativas, La Republica, <https://larepublica.pe/sociedad/1273531-proyecto-hidrovia-amazonica-afectar-424-comunidades-nativas/>

Cervantes, M. (2020年1月22日) 《秘鲁土著人群体赢得了停止亚马逊地区石油勘探活动的诉讼》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eru-indigenous/peruvian-indigenous-group-wins-suit-to-block-oil-exploration-inamazonian-region-idUSKBN1ZL2V7>

<http://fta.mofcom.gov.cn/topic/enperu.shtml> Chon, G. (2013年4月16日) 《中国在审批中举重若轻》

《嘉能可-斯特拉塔交易》, 石英财经网, <https://qz.com/74923/chinathrows-its-weight-around-in-improving-glencore-xstrata-deal/>

《一条横跨拉丁美洲的新大型铁路》(2018年11月9日), <https://www.climatediplomacy.org/news/new-mega-railway-across-latin-america>

《埃斯卡苏协定: 关于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和公正的区域协定》 http://www.dar.org.pe/archivos/publicacion/203_Escazu_Agreement.pdf。

Collyns, D. (2016年12月14日) 《秘鲁首次用印加帝国的土著人语言克丘亚语播放新闻》, 《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dec/14/perunuqanchik-quechua-broadcast-inca-empire>。

Collyns, D.(2019年a, 9月13日),《秘鲁计划疏浚亚马逊河航道遭抗议》,“中拉对话” <https://dialogochino.net/en/infrastructure/30190-china-backedamazon-waterway-mired-in-murky-information/>

Collyns, D. (2019年b, 9月24日),《秘鲁计划疏浚亚马逊河航道遭抗议》,“中外对话”,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11532-China-backed-project-to-dredge-the-Amazon-in-Peru>

Collyns, D. (2019年c, 10月10日), 中国的亚马逊水道项目将疏浚秘鲁河流, 中国国际电视台, <https://america.cgtn.com/2019/10/10/chinas-amazon-waterwayproject-will-dredge-peruvian-rivers>

哥伦比亚最高法院承认亚马逊河生态系统的相关权利, (2018年5月15日), <https://www.iucn.org/news/world-commission-environmental-law/201804/colombiansupreme-Court-recognizes-rights-amazon-river-ecosystem>

社区环境法律保护基金, 推进自然权利的合法性: 时间表, CELDF, <https://celdf.org/advancing-community-rights/rights-of-nature/rights-nature-timeline/>

Conozca todo sobre el proyecto del Tren bioceánico que involucra a Brasil, Perú y Bolivia, (2017年9月2日), <https://peru21.pe/economia/conozca-trata-proyectotren-bioceanico-374146-noticia/>

Convoca.pe. (2019年12月20日),《声名狼藉的“建设俱乐部”与亚马逊水路竞标有关联》, <https://dialogochino.net/en/infrastructure/32203-infamousconstruction-club-linked-amazon-waterway-bid/>

《19世纪的苦力贸易》, (2015年6月16日), <https://cla.umn.edu/ihr/newsevents/other/coolie-trade-19th-century>

Coombs, D. (编辑者而非原作者), (2011年),《纵观克丘亚人的世界, 克丘亚语社区的文化层面, 秘鲁社区和文化》, 33 ILV。

Cordon, S. (2019年4月22日),《谁在使用自然权利法?》Global出版社

DAR, (2019年a, 6月5日),《领土保留地还是土著人保留地? 对RTKNN的PIACI领土的无形威胁》<https://www.dar.org.pe/noticias/reserva-territorial-oreserva-indigena-amenazas-a-la-intangibilidad-del-territorio-piaci-de-la-rtknn/>。

DAR, (2019年b, 9月26日), Perú debe incluir un capítulo ambiental en TLC con China, <https://www.dar.org.pe/noticias/peru-debe-incluir-un-capitulo-ambiental-en-tlc-con-china/>

DAR, (2019年b, 9月26日), Perú debe incluir un capítulo ambiental en TLC con China, <https://www.dar.org.pe/noticias/peru-debe-incluir-un-capitulo-ambiental-en-tlc-con-china/>

《发展权宣言》第25页, (2011年), <https://www.un.org/en/events/righttodevelopment/>

《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https://www.un.org/esa/socdev/unpfii/documents/faq_drips_en.pdf

Delgado, A., Ventura, A., & Lock, S. (2017年), 《秘鲁的环境法律与实践: 概述》, [https://content.next.westlaw.com/8-602-1506?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lrTS=20191123174405443&firstPage=true&bhcp=1](https://content.next.westlaw.com/8-602-1506?transitionType=Default&contextData=(sc.Default)&lrTS=20191123174405443&firstPage=true&bhcp=1)。

Delgado, D. V., Cabrera, F. R., Ramirez, P. S., 和 Bailón, R. P. (n.d.). MEMORÁNDUM DE ENTENDIMIENTO PERÚ- CHINA: GEOPOLÍTICA CHINA Y RECURSOS NATURALES EN EL PERÚ http://www.dar.org.pe/archivos/publicacion/502%20%20Memorandos%20Peru%20China_5_dic_B.pdf

DeLoca, D. (2020年1月13日), 《两洋铁路-SALSA声明》(7.2.15) - SALSATipiti. <https://www.salsa-tipiti.org/action-items/twin-ocean-railroad-statement/>

Díaz, W. V. (2017年12月7日) 《秘鲁的暴力、权力和矿业: 拉斯班巴斯铜矿如何加剧了镇压?》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las-bambas-mine-peru/>

<因讲自己的语言而遭受歧视》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4/04/16/discriminados-por-hablar-su-idioma-natal-peru-quechua>

DuPée, M.C. (2019年) 《反矿抗议活动的升级, 秘鲁总统维斯卡拉支持矿业公司》“全球政治评论”,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28403/asanti-mining-protests-escalate-peru-s-vizcarra-sides-with-mining-companies>

Ebisemiju, F. (1993年), 《环境影响评估: 推动其在发展中国家发挥作用》, 《环境管理杂志》, 38(4), 247-273。

经济研究和区域合作部, (2019年11月1日), 亚洲区域一体化中心, <https://aric.adb.org/fta/peoples-republic-of-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经济概览》, (2017年), 秘鲁[PDF文件] https://repositorio.cepal.org/bitstream/handle/11362/42002/7/EEI2017_Peru_en.pdf

El Comercio. (2016年10月19日), Los mitos selváticos más terroríficos, <https://archivo.elcomercio.pe/vamos/peru/mitos-amazonicos-mas-terrorificos-noticia-1940028>

El Universo. (2019年7月3日), Indígenas rechazan construcción de hidrovía en Amazonía peruana. <https://www.eluniverso.com/noticias/2019/07/02/nota/7406826/indigenas-rechazan-hidrovia-amazonia-peruana>

《环境法2019年第二版-秘鲁,全球实践指南》,(2019年11月13日), <https://practiceguides.chambers.com/practice-guides/environmental-law-2019-secondedition/peru>

Equidad. (2017年), El Daño No Se Olvida, [http://redextractivas.org/dano-no-se-olvida-equidad-2017/](http://redextractivas.org/dano-no-se-olvida-equidad-2017/el-dano-no-se-olvida-equidad-2017/)

Estrada, E. (2017年2月22日), 拉斯班巴斯铜矿项目: 土著人参与在秘鲁采矿作业中受限 <https://landportal.org/fr/node/14241>

Fearnside, P. M. (2001年), 《大豆种植对巴西环境的造成威胁》, 《环境保护》, 28 (1), 23-38。

Ferreira-Marques,C. (2013年4月16日, 加拿大Glencore公司铜交易获得中国批准, 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lencore-xstrata-china/glencore-clinches-chinese-approval-with-copper-deal-idUSBRE93F0DE20130416>

Finer, M., Jenkins, C. N., Pimm, S. L., Keane, B., & Ross, C. (2008年8月13日), 亚马逊西部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 对荒野、生物多样性和土著人的威胁,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518521/>

《第一民族与土著人研究方案》, 民主与可持续发展基金会, (2015年4月3日)。

《厄瓜多尔宪法是第一部赋予“对自然的权利”的国家宪法》 <https://www.fdsd.org/ideas/ecuadorian-constitution-rights-to-nature/>

Fraser, B. (2015年), 事先协商 (Consulta Previa) 为何是秘鲁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 <https://www.americasquarterly.org/content/why-consulta-previa-among-mostdivisive-issues-peru>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 土著人的权利和当地社区的良好实践》 <http://www.fao.org/3/a-i6190e.pdf>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 土著人的权利和当地社区的良好实践》 <http://www.fao.org/3/a-i6190e.pdf>

《一般环境法》第28611号法律, (2005年10月13日) http://icsidfiles.worldbank.org/icsid/ICSIDBLOBS/OnlineAwards/C3004/C-184_Eng.pdf

Giardino, N. (2018年10月23日), 《秘鲁土著人表示亚马逊水道项目威胁食物来源》, 半岛电视台, <https://www.aljazeera.com/indepth/features/perunatives-amazon-waterway-project-threatens-foodsources-181022164802018.html>

全球自然权利联盟, 利马-第二届国际自然权利法庭, <https://therightsofnature.org/lima-2014-tribunal/>

全球自然权利联盟, <https://therightsofnature.org/bolivia-experience/>

全球自然权利联盟, 什么是自然权利? <https://therightsofnature.org/what-isrights-of-nature/>

全球美国人。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 <https://theglobalamericans.org/reports/ilo/>

Gomez Pena, N. (2018年), 《埃斯卡苏: 民间社会所做的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https://www.civicus.org/index.php/es/component/tags/tag/escazu-agreement>

Greene, N., 《厄瓜多尔实施自然权利的首个成功案例》, 转自 <https://therightsofnature.org/first-ron-case-ecuador/>

Grey, E. (2018年4月30日) 《两洋走廊: 新铁路与海运竞争?》 <https://www.railway-technology.com/features/the-bi-oceanic-corridor-a-new-railroadto-rival-maritime-freight/>

Guanqun, W. (2011年4月28日) 《汉族在中国人口中的比例下降: 人口普查数据》, 新华网新闻, <https://web.archive.org/>

Hanson, E. (2009), https://indigenousfoundations.arts.ubc.ca/ilo_convention_169/

Hearn, K. (2007年), 《最后的公地: 秘鲁亚马逊地区的钻探活动》, 弗吉尼亚季度评论, 83(4), <https://www.vqronline.org/essay/last-commons-drillingperuvian-amazon>

《亚马逊水路》, <http://www.cohidro.com.pe/en/hidrovia-amazonica/>

Hill, D. (2013年12月28日) 《中国能源巨头中石油进入亚马逊参与油气开采》,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6604-Chinese-energygiant-CNPC-moves-in-on-oil-and-gas-reserves-in-Amazon>

Hill, D. (2017年8月3日), 《清理秘鲁亚马逊北部的石油耗费10亿美元》, 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andes-to-theamazon/2017/aug/03/us1-billion-oil-perus-amazon>

Hill, D. (2018年2月28日), 《秘鲁采取行动, 在亚马逊建立大面积新土著人保留地》, 卫报,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andesto-theamazon/2018/feb/28/peru-moves-huge-new-indigenous-reservesamazon>

《秘鲁油气勘探活动的历史》, <http://pttc.mines.edu/Peru.pdf>

“中石油历史” http://www.cnpc.com.cn/en/history/history_index.shtml

Huaman, E.S.和Valdiviezo, L.A. (2014年) 《从克丘亚社区到学校的土著人知识和教育: 不只是正式/非正式的二分法》, 国际教育质量研究杂志, 27 (1), 65-87, <http://dx.doi.org/10.1080/09518398.2012.737041>

Hu-Dehart, E. (1995年), 《秘鲁、古巴、墨西哥的华人》, 见R.Cohen(编辑者而非原作者), 剑桥世界移民调查, (第220-222页), 剑桥大学出版社。

Hwang, J. 《19世纪在秘鲁的华人》, 现代拉丁美洲, <https://library.brown.edu/create/modernlatinamerica/chapters/chapter-6-the-andes/moments-in-andeanhistory/chines-peru/>

环境倡议理事会(1996年), 《地方21世纪议程规划指南: 可持续发展计划简介》, <https://www.idrc.ca/sites/default/files/openbooks/448-2/index.html>

国际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 https://indigenousfoundations.arts.ubc.ca/ilo_convention_169/

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 (1988年11月17日), 《美洲人权公约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的附加议定书》: “圣萨尔瓦多议定书”, <http://www.oas.org/en/iachr/mandate/Basics/protocol-San-Salvador-economic-social-cultural-rights.pdf>.

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 (2010年), 简介, <http://www.oas.org/en/iachr/mandate/Basics/introduction-basic-documents.pdf>

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 (2014年a), 《预防性措施》, <http://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precautionary.asp>

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 (2014年b), 第62/14号报告第1216-03号申诉: 关于受理问题的报告: 秘鲁基什库-塔帕伊里瓦人民, <https://www.oas.org/en/iachr/decisions/2014/PEAD1216-03EN.pdf>

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2015年)，《第四章：A.美洲获得水资源的情况：美洲体系中水资源的人权介绍》，2015年年度报告，<http://www.oas.org/en/iachr/docs/annual/2015/doc-en/InformeAnual2015-cap4A-agua-EN.pdf>

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2018年)，第四章：区域人权发展情况，2018年度报告，<http://www.oas.org/en/iachr/docs/annual/2018/docs/IA2018cap4A-en.pdf>

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2019年)，《泛亚马逊地区土著人和部落人民的人权状况》

土著事务国际工作组(IWGIA)，<https://www.iwgia.org/en/peru>

ltransporte、运输工程与咨询，中部生物圈铁路走廊[PDF文件]，https://www.revistatransporte.com/wp-content/uploads/2019/05/2019_65i.pdf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18年5月15日)，《哥伦比亚最高法院承认亚马逊河生态系统的权利》，世界自然保护联盟，<https://www.iucn.org/news/world-委员会环境法/201804/colombian-supreme-court-recognizes-rights-amazon-riverecosystem>

Jacques, J. (2019年5月23日)，《中国将修建横跨拉丁美洲的铁路版“巴拿马运河”》？<https://www.thetrumpet.com/2019/05/23/china-to-build-panama-canal-on-railway-tracks-across-latin-america>

Jamasmie, C. (2020年1月30日) 《MMG暂停了秘鲁拉斯班巴斯铜矿的装运》<https://www.mining.com/mmg-suspends-shipments-from-las-bambascopine-in-peru/>

[indigenous-peruvians-block-oil-exploration-amazon/#.Xo3Vpi2ZM-dtheir](https://www.indigenous-peruvians-block-oil-exploration-amazon/#.Xo3Vpi2ZM-dtheir)
Amazon region

日本时报，(2020年1月23日)，《秘鲁土著人赢得了阻止在他们的亚马逊土地上进行石油勘探活动的诉讼》<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0/01/23/business/indigenous-peruvians-block-oil-exploration-amazon/#.XoUQHC2ZN0s>

Jaskoski, M. (2014年8月16日) 《秘鲁采矿业的许可与冲突：路径依赖性分析》，<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article/abs/pii/S0305750X14002125?via=ihub>

《我们的呼声被听到了》，<https://www.landrightsnow.org/our-voices-have-been-heard/>

拉斯班巴斯铜矿-采矿技术：矿业新闻和观点每日更新，<https://www.miningtechnology.com/projects/las-bambas-copper-mine/>

拉斯班巴斯铜矿, <https://www.mmg.com/our-business/las-ambas/>

拉斯班巴斯铜矿, https://www.mmg.com/our-business/las-bambas/#LasBambas_Blurb

Lausent-Herrera, I. (2012年). 新移民: 新社区 In Tan, C (编辑者而非原作者), 劳特利奇《中国侨民手国侨民手册》(第375-402页), <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

Lausent-Herrera, I. (2013年2月11日), 《新移民: 新社区? 秘鲁华人社区正在彻底转型: 劳特利奇中国侨民手册》, 泰勒&弗朗西斯集团,

<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e/9780203100387/chapters/10.4324/9780203100387-35>

Leal, M. (2016年8月31日),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9200-Fears-raised-over-new-Amazon-railroad>

Li, F. (2009年12月3日), 记录责任制: 秘鲁采矿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 <https://anthrosource.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j.1555-2934.2009.01042.x>

《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 伦敦经济和政治学院, <https://blogs.lse.ac.uk/vaw/regional/the-americas/the-american-declaration-on-the-rights-and-dutiesman/>

Lu, M. (2019年9月), 《亚马逊航道和河道运输状况》,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59378019300068>

Medina, G. 《阿瓜拉那: 秘鲁丛林的土著人》, 人类地图集, <https://www.atlasofhumanity.com/aguaruna>

矿业进展, <http://www.lasbambas.com/mine-for-progress>

Minghe, L., Duanduan, Y., & Jie, F. (2013年9月23日), 《中国石油巨头因环保不力遭处罚》,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6367-Chinas-oil-giants-punished-for-environmental-failings>

外贸和旅游部, (2019年), Estudio de Aprovechamiento del TLC Perú - China [PDF文件], http://www.acuerdoscomerciales.gob.pe/images/stories/china/docs/EstudioAprove_Peru_China_9periodo.pdf

运输和通信部 (2019年8月7日), MTC: Pesca artesanal no se verá afectada por construcción de la Hidrovía Amazónica, <https://www.gob.pe/institucion/mtc/noticias/49510-mtc-pesca-artesanal-no-se-vera-afectada-por-construccion-dela-hidrovia-amazonica>

Ministerio del Ambiente-¿Qué hacemos?, <https://www.gob.pe/732-Ministerio-del-ambiente-qué-hacemos>

Ministro de Cultura de Perú ,"Quechuas", Base de Datos de Pueblos Indígenas u Originarios (原文为西班牙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1994年9月6日), 中华政府与秘鲁政府的协定: 投资的相互保障, <http://tfs.mofcom.gov.cn/aarticle/h/bk/200212/20021200058357.html>

秘鲁环境部组织有关“原则10”区域协议谈判研讨会(2015年3月13日)。 <https://www.cepal.org/en/notes/ministry-environment-peru-organizes-workshopnegotiations-regional-agreement>

国际少数群体组织, , 发展权, , <https://minorityrights.org/our-work/law-legal-casesintroduction/right-to-development/>

诺基亚, (2019年9月13日)诺基亚和西班牙电信秘鲁分公司将为全球最大的铜矿之一拉斯班巴斯铜矿实现自动化数字化采矿作业[新闻稿], <https://www.nokia.com/about-us/news/发布/2019/09/13/nokia-and-telefonica-peru-to-enableautomated-digital-mining-operations-for-las-bambas-one-worlds-largestcopper-mines/>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2296&LangID=E>

秘鲁指南, 秘鲁地图-区域, <https://www.theonlyperuguide.com/peru-travelinformation/maps/peru-map-regions/>

美洲国家组织, (2016年), 美洲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https://www.oas.org/en/sare/documents/DecAmIND.pdf>

美洲国家组织, , 关于美洲国家组织, http://www.oas.org/en/about/who_we_are.asp

Ortiz, F. (2017年10月25日), 秘鲁土著人要求承认其领土, <https://dialogochino.net/en/infrastructure/9827-perus-indigenous-peoples-demandterritorial-recognition/>

Ortiz, F. (2019年2月28日), 秘鲁土著人要求承认其领土, <https://dialogochino.net/en/infrastructure/9827-perus-indigenous-peoples-demand-territorialrecognition/>

乐施会, (2016年9月26日), 土地就是生命: 克丘亚人为获得土地权而进行的抗争。

Pagón-Teitelbaum, I. (2012年), 安第斯山脉的魅力: 秘鲁电影中的土著人妇女,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族裔研究, 7(1), 71-93。

加拿大勘探开发者协会2016年会-拉斯班巴斯铜矿, (2015年), [幻灯片] https://www.mmg.com/wp-content/uploads/2019/11/2016_Las-Bambas-presentation.pdf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2007年9月27日), 《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 <http://www.china-un.chn/chn/rqrd/Bj/t624669.htm>

秘鲁-中国 [PDF文件], http://www.acuerdoscomerciales.gob.pe/images/stories/china/docs/EstudioAprove_Peru_China_9periodo.pdf

秘鲁资讯, 殖民时期, 秘鲁资讯, <https://www.peruinformation.org/colonialperiod>

Peru pone en duda paso del tren bioceánico por su país y por Bolivia., https://eldeber.com.bo/165534_peru-pone-en-duda-paso-del-tren-bioceanico-por-supais-y-por-bolivia

秘鲁资讯(2019年), <https://peru.info/en-us/talent/news/6/24/myths-andlegends-from-theperuvian-jungles>

involucra a Brasil, Perú y Bolivia. <https://peru21.pe/economia/conozca-trata-proyecto-tren-bioceanico-374146-noticia/?ref=p21r>

秘鲁拉斯班巴斯铜矿出售; 中国财团以58.5亿美元从Glencore手中买下, (2014年), 采矿工程, 第66卷, 第6期, 第14页, <http://proxau.wrlc.org/login?url=https://search.proquest.com/docview/1554531595?accountid=825>

Pietari, K. (2016年), 厄瓜多尔宪法中的自然权利: 实施、影响和经验教训, 威拉米特环境法杂志, <https://willamette.edu/law/resources/journals/welj/pdf/2016/2016-f-welj-pietari.pdf>

Pimenta J. (2005年9月), 阿沙宁卡, <https://pib.socioambiental.org/en/Povo:Ashaninka>.

秘鲁政治宪法, (1993年), 第一编: 人与社会, https://www.constituteproject.org/constitution/Peru_2009.pdf?lang=en

Portalewska, A. (2012年12月1日), 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 维护土著人的自决、参与和决策权,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publications/cultural-survivalquarterly/free-prior-and-informed-consent-protecting-indigenous>

ProInversión , 亚马逊航道: 马拉尼翁河和亚马逊河: 萨拉米里扎-伊基托斯-圣罗莎河段; 瓦亚加河; 尤里马瓜斯-与马拉尼翁河段汇合; 乌卡亚利河, 普卡尔帕-与马拉尼翁河段汇合-亚马逊

航道, <https://www.proyectosapp.pe/modulos/JER/PlantillaProyecto.aspx?ARE=1&PFL=2&JER=8333&SEC=30>

拟建横跨亚马逊的两洋铁路引发关注, (2015年7月27日),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news/proposed-twin-ocean-railroad-through-amazon-raises-concerns>

扎伊德敦促秘鲁将人权置于发展的核心位置, ,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2296&LangID=E>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报告, (1992年8月12日) ,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esa/population/migration/generalassembly/docs/globalcompact/A_CONF.151_26_Vol.I_Declaration.pdf

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中国报告, (2018年12月26日),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G18/446/59/PDF/G1844659.pdf?OpenElement>

Riseborough, J. and Penty, R. (2014年4月14日) , 五矿资源以58.5亿美元收购嘉能可秘鲁铜矿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4-13/Minmetals-group-to-buy-glencore-copper-project-for-5-85-billion>

Riseborough, J. 和 Penty, R. (2014年4月14日) , 五矿资源以58.5亿美元收购嘉能可秘鲁铜矿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2014-04-13/minmetalsgroup-to-buy-glencore-copper-project-for-5-85-billion>。

Rivera, C. , El quechua y sus hablantes: En La 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 ,

秘鲁抗议活动结束, 拉斯班巴斯铜矿扫除障碍, (2017年2月13日),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r-road-to-las-bambas-copper-mine-clear-after-peru-protestends-2017-2>

Rodríguez , H. F. (2019年11月29日) , “La ruta de la seda amazónica”:El Proyecto Hidrovía Amazónica en su hora decisiva. <https://www.caaap.org.pe/website/2019/11/29/la-ruta-de-la-seda-amazonica-el-proyecto-hidrovia-amazonica-en-su-hora-decisiva/>

Rosell-Melé, A., Moraleda-Cibrión, N., Cartró-Sabaté, M., Colomer Ventura, F., Mayor, P., & Orta-Martínez, M. (2018年1月1日), 秘鲁北部亚马逊土壤和沉积物中的石油污染,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28847095>

Rousseau, S., 和 Dargent, E. (2019), 秘鲁土著人语言权利的构建: 语言制度方法, 拉丁美洲政治杂志, 11(2), 161-180, <https://doi.org/10.1177/1866802X19866527>

RPP Noticias (2019年7月6日), Hidrovía Amazónica: ¿Qué es y por qué las comunidades nativas rechazan su construcción? <https://rpp.pe/peru/actualidad/hidrovia-amazonica-quees-y-por-que-las-comunidades-nativas-rechazan-su-construccion-noticia-1207288?ref=r>.

Ruiz-Leotaud, V. (2019a, 4月14日), 拉斯班巴斯铜矿经过68天后在重回市场, <http://www.mining.com/las-bambas-copper-markets-68-day-blockade/>

Ruiz-Leotaud, V. (2019b, 9月15日), Las Bambas Goes Digital. <https://www.mining.com/las-bambas-goes-digital>

Salles-Reese, V. (2020年3月21日), 阿沙宁卡, <https://www.encyclopedia.com/humanities/encyclopedias-almanacs-transcripts-and-maps/ashaninka>

南美洲低地人类学协会, (2015年7月2日), 两洋铁路-南美洲低地人类学协会声明, <https://www.salsa-tipiti.org/action-items/twin-ocean-railroad-statement/>

Siverts, H. (1972年), 上马拉尼翁部落的生存: 阿瓜拉那案, 哥本哈根: 土著事务国际工作组。

Skar, H. O. (1988年), 暖谷人 (The Warm Valley People): 秘鲁高原克丘亚印第安人的双重性与土地改革, 大学教育学院, <https://searchworks.stanford.edu/view/243053>.

SSlav, I. (2017年5月24日), 中石油计划在秘鲁油田斥资20亿美元, <https://oilprice.com/Latest-Energy-News/World-News/Chinas-CNPC-Ready-To-Splash-2B-OnPeru-Oil-Field.html>

生存国际, (2011年9月7日), 秘鲁批准了“历史性”的土著人权利法, 生存国际, <https://www.survivalinternational.org/news/7618>

生存国际, (2012年9月27日), 亚马逊印第安人在法律上的胜利, <https://www.survivalinternational.org/news/8700>

生存国际, (2017年1月27日), 马特斯印第安人谴责在与世隔绝的部落土地上进行石油勘探, 生存国际, <https://www.survivalinternational.org/news/11568>

生存国际, (2019年12月19日), 秘鲁亚马逊地区与世隔绝的土著人新画像发布, 生存国际, <https://www.survivalinternational.org/news/12305>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 地方21世纪议程, <http://www.gdrc.org/sustdev/concepts/18-la21.html>

Swartz, C. (2019年6月5日), 30年过去了, 只有23个国家批准了《土著和部落人民公约》(劳工组织第169号公约), <https://www.culturalsurvival.org/news/after-30-years-only-23-countries-have-ratified-indigenous-and-tribal-peoplesconvention-ilo>

Swenson, J, Carter, C., Domec, J. C., 和 Delgado, C. (2011年), 秘鲁亚马逊地区的金矿: 全球价格、森林砍伐和汞进口, PLOS One, 6(4), 1-7.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file?type=printable&id=10.1371/journal.pone.0018875>

Taj, M. (2019年8月17日), 秘鲁针对中石油的抗议活动中抗议者纵火焚烧建筑,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eru-cnpc/building-set-on-fire-in-protest-against-chinas-cnpc-in-peru-idUSKCN1V700R>

Tren bioceánico por Bolivia necesita a Brasil, pero Bolsonaro está mirando a Chile, dice ministro peruano, , <https://www.mericaeconomia.com/negociosindustrias/tren-bioceanico-por-bolivia-necesita-brasil-pero-bolsonaro-estamirando-chile>

改善空气质量,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news-and-stories/press-release/peru-adopts-euro-4-iv-vehicle-emissions-standards-improved-air>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1992年6月14日),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Agenda21.pdf>

《土著青少年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 http://files.unicef.org/policyanalysis/rights/files/HRBAP_UN_Rights_Indig_Peoples.pdf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declaration-on-the-rights-of-indigenous-peoples.html>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2007年9月13日),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indigenouspeoples/wp-content/uploads/sites/19/2018/11/UNDRIP_E_web.pdf

联合国, (2018年), 土著人和少数民族: 边缘化是常态。通过社会保护促进包容性: 联合国《2018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调查结果,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spd/wp-content/uploads/sites/22/2018/07/Chapter-VIIIIndigenous-peoples-and-ethnic-minorities.pdf>

部长：新秘鲁-中国贸易协定可能在2020年前就绪，(2018年9月25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eru-china/updated-peru-china-trade-deal-may-beready-by-2020-minister-idUSKCN1M52PR>

Valdivia, C. S. ENTRE LA GEOPOLÍTICA Y LA SOSTENIBILIDAD: ¿Es posible un nuevo marco de cooperación para la sostenibilidad en las relaciones comerciales entre China y Perú? http://dar.org.pe/archivos/Art_China011019_vf.pdf

Vandenberg, L. 中国-秘鲁身份认同的演变与保留，<https://thediplomat.com/2019/03/the-evolution-and-preservation-of-chinese-peruvian-identity/>

Vargas-Díaz, W. V. (2017年12月7日)，秘鲁的暴力、权力和采矿：拉斯班巴斯铜矿如何加剧了镇压？开放民主，<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las-bambasmine-peru/>

Victor, D. G., Hults, D. R., 和 Thurber, M. C. (编辑者而非原作者). (2011年)，石油与管理：国有企业与全球能源供应，剑桥大学出版社，<https://ebookcentral.proquest.com>

Vidal, J. (2011年4月10日)，玻利维亚规定自然界权利与地球母亲享有同等地位，<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1/apr/10/bolivia-enshrines-natural-worlds-rights>.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亚马逊航道及其对渔业的影响，https://peru.wcs.org/Portals/94/Publicaciones/DT_IMPACTOS_PESCA_HA-12.pdf?ver=2019-05-24-213032-867

世界银行，(2014年4月16日)，因讲本民族的语言而遭受歧视，世界银行，<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4/04/16/discriminados-por-hablar-suidioma-natal-peru-quechua>

新华社，(2016年11月18日)，中国-秘鲁关系的关键信息，<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1018849.shtml>

Yap, C.-W. (2014年4月14日)，拉斯班巴斯铜矿交易表明中国仍在寻觅商品，<https://www.wsj.com/articles/las-bambas-copper-mine-purchase-shows-chinas-still-in-the-hunt-for-commodities-1397458121>

Zaitchik, A. (2017年12月27日)，水就是生命，<https://theintercept.com/2017/12/27/peru-amazon-oil-pollution-indigenous-protest/>



DAR摄影档案

本手册得到了下列机构的支持：

